

李日華著  
六硯齋筆記



中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十八種 —

李日華(竹嬾)著

# 六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六硯齋一一筆

卷一

古秀竹巔李日華著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以淘河鳥脰骨作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麀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穀矢注之也。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角。將解其茸極痛。獵人逢之。伏不能動。直就縛取之。先噉其血。而後斃焉。夫絨麀孔翠。以有用買害良。亦可愍矣。

唐文皇英睿通天。無物不照。晚年亦惑於方術。服天竺異人娑婆寐丹藥。渴痢而崩。

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班蘚。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轅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補之。而補之已物故。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粟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欹側疎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卽爲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尙爲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

東偏書屋閒曠久。堆積落葉斷木。牕雨灑淅。簷口曝蒸。忽產丹芝百莖。的皪可愛。芍藥舊栽。奴懶失灌。今歲作花如錢。蓓豔有態。人反稱奇。種因有金陵之行。舟車盤礴。冠蓋晉接。手不執卷者彌月。胸中番覺空快。隨意作應酬文。不受古人徽索。灑灑我成其我。此數者皆以不經意得勝趣。天下事何貴力求也。

趙仲穆用龍眠法寫藥王像。坐藤竹牀。手執葫蘆。在芭蕉林中。喻是身之非堅也。脚下靡靡細草。俯覩之。喻大地皆藥草也。倪迂作精楷。贊曰。耆婆大醫王。能療諸疾苦。視虛實表裏。施補利汗吐。設或有心病。非針砭能愈。世尊安心。

法。一彈指病去。是畫者贊者。俱解入深法者也。

吳周瑞者。攜諸卷軸來。內倪雲林秋林野興一幀。倣董元樹暈濃厚石氣剛果。深沙遠嶼。大有神韻。掩其題款。不知其爲徵君也。後爲杜東原之子字子開者購得。裝池乞吳太宰原博題識。王文恪公亦有題語。

余旣與小山作秋林野興圖。九月中。小山攜以索題。憶八月望日。經鋤齋前。木犀盛開。因賦下韻。今年自春徂秋。無一日有好興味。僅賦此一律。錄於左方。政喜秋生。研席涼。卷簾微露下衣裳。林霏洞戶發新興。翠雨黃雲籠遠牀。竹粉因風。晴靡靡。杉幢承月夜蒼蒼。焚香底用添金鴨。落蕊仍宜副枕囊。己卯九月四日。雲林生倪瓚。十二年歲在甲午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陸益德自吳淞歸。攜以相示。蓋藏於其友人黃君允中家。余一時戲寫此圖。距今十有五年矣。對之悵然如隔世也。瓚重題。

鋤經堂前木犀黃。何人晏坐聞天香。迂翁胸中有清癖。欲掃繁花歸枕囊。秋林野興圖親寫。百年流落燕都下。市門不遇杜長垣。殘墨誰將手重把。弘治壬子臘月子開至京。偶見此圖。識其雲林真筆也。因購得之。重加裱褙。請

予題其上。吳寬。

百年遺墨尙精神。鑒賞還歸杜老真。今日長垣傳法眼。固知少嫩亦如人。頃余讀東原遺藁。其論雲林畫品云。世率以其書辨真僞。不知早歲作書少嫩如其人。先生知畫之深者也。王鏊。

雲林爲絕聽老禪寫竹梢。止作葉數片。嫩枝如絲縷者。纏繞紐絡之。初無節榦。又一種法也。題云。絕聽應須六用亡。先宗密密更堂堂。真如般若無根器。翠竹黃花有耿光。五月廿五日爲絕聽上人寫竹梢并題。雲林居士。

露葉風梢是此君。半窗涼影月紛紛。主人坐徹蓮花漏。空裏秋聲自不聞。梁用行。

蕭蕭素影入簾清。况是秋聲客裏聽。此日披圖思往事。雨枝風葉總含情。支硎山人彌遠。

涼葉蕭蕭含晚吹。晴梢嫋嫋拂秋雲。也知萬木凋零後。牕下相看獨此君。南沙德完。

一枝蕭灑翠琅玕。節操還能度歲寒。誰道山牕多寂寞。春風依舊報平安。

幻室至瑤

開元寺裏常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誰說江南君去後。更無人聽竹枝歌。獨庵道衍。

昔從江上識雲林。三尺蒼柯起夕陰。葉葉鳳毛秋可數。懷人清夜涕沾襟。朱應辰。

倪君能畫又能詩。瘦影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清影月斜時。高啓。

昭代篆法。惟李西涯擅長。觀其收元周伯溫危太樸趙期頤諸家篆蹟。惟推期頤爲最。惜其流傳之少。余細玩期頤渾璞高古。純以禹碑周鼓爲宗。無一筆陽冰擇木。所以深當涯翁之意也。近日獵篆名者。詭遁百出。狐涎滴地。余不欲觀之。

無錫盛舜臣名虞。號秋亭。慕其鄉倪徵君雲林之畫。尤喜其秋亭野興一幅。畢力摹之。又取以爲號。其所作大都與王舍人孟端相上下。因倨傲不輕與人作。其蹟傳者遂少。惠山聽松庵有僧真性海者。與孟端交最密。嘗編竹爲爐。



製雅而韻。舍人遂詠之。又爲性海繪山水。徵題成卷。爲本菴勝事。吳原博和詩。有結庵正在松風裏。裹茗還須穀雨前之句。舜臣又做鑪製爲兩具。一以奉其叔都憲冰壑翁。一以貽匏翁。皆有詠。不讓古石鼎聯句也。雨中海琴王生攜卷來。展舒有味。

曹縣張黃坡名庚。以孝廉授褒城令。改築衙宇。掘地得銀把杯二隻。上鐫孔明佳玩四字。係古隸。蓋蜀漢物也。攜歸寶藏。後其家因追逋甚急。鎔之。將以輸官。而銀輒片片碎。不受鎔而罷。吾聞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能制金。以其中含水也。入土久則水爲土尅盡。金止留母胎。渣滓之物。純乎土矣。火豈鑠之而流乎。此實物理。豈容置訝。

攝山棲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經人剪植者。唐陸羽入山采之。皇甫冉作詩送之云。采茶非采菜。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茶事於唐末未甚興。不過幽人雅士。手擷於荒園雜穢中。拔其精英。以薦靈爽。所以饒雲露自然之味。至宋設茗綱。充天家玉食。士大夫益復貴之。民間服習浸廣。以爲不可缺之物。於是營殖者。

擁漑糞等於蔬籩而茶亦隳其品味矣。人知鴻漸到處品泉不知亦到處搜茶。皇甫數言僅存功案而已。

李薊丘初見文湖州墨竹數十本。皆以爲不佳。疑東坡山谷文字。交遊特多。曲筆過與。而專學黃華老人。錢塘王子慶博識士也。一日與薊丘語及此事。曰。子所見皆非真湖州也。適府吏家有一本。明日借以示君。已果得見其蹟。一幅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背。欹側低昂。各有態度。於是大叫絕賞。悔從前議論之非。用油紙臨摹。髣髴攜歸。盡力學之。又獲三本。又得南唐李頗叢竹圖。蕭協律筍竹圖。參閱衆妙。而後成家。今人未見古片蹟。止流俗相師。豈有勝妙分耶。

世傳墨竹始於五代。郭崇韜夫人李氏。於月下就牕紙摹影。殊有真態。嗣後遂相祖述。此臆說也。前是王摩詰。已有開元石刻。成都大慈寺灌頂院。已有張立墨竹壁一堵。孫位張立董羽唐希雅皆晚唐人。與崇韜同時。寧有閨閣散筆。遽流傳作諸人之範耶。

黃書子田帥蜀。其閩胡給事晉臣之女相攜赴任。過雪堂。胡以行筆書赤

壁二賦於壁。觀者嘆絕。劉改之填一詞題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圖畫。正芹塘雨過。汎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籠紗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此胡媛又一能書女士。不獨蘇若蘭高渤海而已。

王聖愈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又曰。有兀然拋書之意。以觀書。而書益清察。有澹然遺事之意。以馭事。而事益得理。又曰。士人解三分話。方可入仕。爲吾上者。不肯盡言於吾。纔說及三分。欲吾喻其旨。爲吾下者。不敢盡言於吾。止說得三分。待吾暢其情。此等皆創新之論。甚警甚卓。非浪執筆者。與古人並行可也。

王叔明會稽書屋圖。樹石酣鬱。雲氣蓬勃。如在千巖萬壑中。忽一段開霽處。作精屋數十間。屋左右巉削之石。飛濺之流。若相映帶。此叔明極得意之筆。

神營心構不必取之現境也。余嘗謂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武林錢嗣善跋云黃鶴山樵會稽書屋圖蓋爲張思廉而作。後爲天台葛仲祥購去恨不得一覽。今九華先生作天台遊得此卷於僧舍攜歸示余種種駭目神奇之作也。

戴嵩放牧圖作三子母牛一牧兒踞其背一壯者牽牯筆墨極草草得簡古之趣。衰柳四五樹尤橫斜縱恣有態固知象物者不在工謹貴得其神而捷取之耳。元人吳從正一歌亦殊灑落歌云牧牛兒遠陂牧遠坡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日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犍臥噉饑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向崗頭望日斜風雨濕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古人閨閣極重畫衣士大夫燕居亦有服之者是以南朝諸公有九華半臂之製。宋赤城詞選載陳子高虞美人詞題云曹申甫以着色山水小景作短

製思極蕭散。方倅襲明邀予爲詠。短製者。卽半臂之類也。詞曰。越羅巧畫春山疊。箇裏融香雪。滿身空翠不勝寒。恰似那回偷印小眉山。青驄油壁西陵下。髣髴當時話。而今眼底是高唐。拂拂淡雲疎雨斷人腸。

倪雲林小景。上作嵯峨大峰。中作四五重林麓。皆有斷沙孤嶼。出沒閃露。下層寫近景。五樹作三簇。漁屋處其中。蓋濱江景也。題云。蕭蕭白髮沈休文。問舍求田江水汶。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氣如雲。甲寅三月。邂逅耕漁居士於開元精舍。因徵余畫。爲寫此幀。并賦贈。東海雲林子瓚。

吳仲圭忍貧孤隱。極不喜爲人作畫。至於寫像。猶所靳者。然有古木居士圖一幀。爲陳海屋先生作者。先生高隱有道術。年九十餘而健飲。頭無二毛。蓋神仙中人。其圖作古檜三株。榮茂者。濃鬱如藏風雨。槎枒彫蝕者。崛強紐裂。若經嚴霜苦雪。野火燒餘者。多則千年。少亦數百年物也。林間一老。長裾曳袖。氣韻澄澹。望之知爲世外仙癯。梅老傑思也。陳五雲者。題云海屋先生。別號古木居士。與余同庚。壯年偕遊海上。朝夕飲酒賦詩。談玄論道。余作滇南之役。先生避兵茗溪。不覺卅年。九十又二。先生令嗣石渠先生。望重中祕。今已七袞。有二。

與毗陵倪元鎮。嘉興吳仲圭。文墨往還。故得此圖。觀其古木如龍拏。怪石如虎踞。先生拱立如閒雲出岫。飄飄有莊休曼倩丰度。八年之後。添簷增算。余當賚詩奉賀。識此爲券。九十二翁五雲老人陳策。又姜寵題云。古木居士與五雲老人同姓同庚。同里同學。得海外之術。有仙風道骨之態。余昔放浪五湖。每遇兩翁。一葉輕舫。隨潮順落。高唱新詞。逍遙於三泖。皆呼其爲神仙。兩翁合夢稿行世。今將百歲。皆頭無二毛。日飲數斗。可謂不夢之陳搏矣。乃見五雲跋語云。爾釣月叟姜寵敬題。時年八十有一。

崔實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經書。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荏梁。曝蠹書於羽林。鄒縣有子思曝書臺。沂州有晉王羲之曝書堂。新泰有曝書山。昔有道人曝書於此。

華山玉泉院有陳希夷塚。希夷蛻骨。爲羽流竊出。持其顛以行乞。嘉靖中姚御史收葬之。見陳以忠華山遊記。

華山桃花生石縫。花片着之卽生。不由核種也。

羲之筆經曰。諸郡國獻兔毫。唯趙國中用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

唯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須用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中用。

黃山谷几間有物。潘谷隔囊手之。曰天下之至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一囊。谷手之曰。吾老矣。今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時所作墨。

王紱孟端。元季國初。又毗陵人。想與倪元鎮必相薰炙者。故繪事規隨。不失尺寸。余有其贈李士文林亭秋色一幀。實與倪慧山圖不相上下。余嘗汎舟荆溪。顧渚間。其山大都低巒起伏。勢盡處必帶迢遞之沙。其水湖以紆盤。互入處。必口重林之麓。淺秀淒迷。是其本趣。是以倪王二君。動筆便如取之簾中。正其家常供具也。

十年前。余購得石翁奇畫一軸。幅闊二尺有咫。高六尺。作翠峰攢天。僅分兩聚。下略露陂麓。列樹五株。四直一偃。對岸兩松。亭亭中虛。三尺餘。盡是雲氣湧鬱。挂之屏几間。蒸然欲浮屋也。神來之妙如此。翁亦極滿志。題句云。翠倚高天玉出奇。淋漓元氣大陰垂。匡廬嵩少憑君指。醉裏狂揮醒不知。

宋趙宗漢鴈山圖。祖述李思訓峰嶺林麓。大約百餘轉。雲泉樹石屋木人

物騎從俱精工。統觀亦有氣韻。但淺裝不用金碧。番覺士氣。題云。汪君子卿。余少時館契也。嘗遊學於浙中。登慶曆進士。謝官歸鴈山。將終老焉。適宗漢奉使廣南。便經浙東。過訪留敘。臨行山紙索畫。遂作此圖。寄別意云。嘉祐二年五月廿又九日。定遠將軍趙宗漢識。此幅舊爲吾禾懷鐵松所藏。今不知落誰手矣。

石田畫法宗北苑。近代則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三家。其所醉心。他則傍及而已。以故倣之作。往往縱橫有餘。而幽澹不足。亦所自歎。而不能強者。有刪改舊倣雲林。以貽崔君。題句云。迂倪戲於畫。簡到更清癯。名家百餘禩。所惜繼者無。况有冲澹篇。數語弁小圖。吳人助清玩。重價爭沽諸。後雖多學人。紛紛墮繁蕪。崔子強我能。依樣求葫蘆。墨澁不成運。林慙澗與俱。何敢希典刑。虎賁實區區。醜惡正欲裂。捲去不須臾。今夕秋燭下。再見眼模糊。妄意加潤色。泥塗還附塗。崔子豈不鑑。愛及屋上烏。

佛云衆生怖空。以其莽蕩無着落。欲其證入。則如喪身失命也。不知諸法從空出。生向空滅。盡法有起滅。而空常晏然。何可怖也。今畫家亦多怖空。蓋自造則結想難就。倣作則蹈襲可厭。素楮橫陳。直是無可措手處。安得不怖。不知



此坐平日觀人妙蹟。徒知草草閱其氣韻筆法。而於布置處不甚留心故也。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曷。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徑。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紆迴。表灘磧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偏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采匠爭能。何貴畫乎。

元朱君璧。昆山人。善畫。嘗作紫霧龍宮翠蓬神闕二圖。十年始就。人謂其妙入神品。元季海寇犯境。邑人棄家避難。君璧獨抱二圖。坐樓上。寇遙望城中。虹氣貫月。蹤跡而至。虹自君璧樓中出。疑有至寶。攘之。見二圖。大怒。裂碎而去。楊鐵崖名其樓曰虹月樓。

米海岳絹素臨唐玄宗書鶴鵠頌。紆緩宏闊。大類稽叔夜絕交書。無復平日精悍險策之態。豈玄宗原蹟本如是。元章假得。思以亂之。而然耶。款云。元祐元年夏五月。海若老友持來見示。臨此乃還。襄陽米芾元章書。

余生平見米氏真蹟。將八九種。皆晚年放縱之作。其摹學古人者。惟諸石搨中見之。墨蹟不能多得。爾來得見此帖。然後知米氏之劍拔弩張。悉從小翼翼中來也。論者謂元章之書。沉着痛快。超妙入神。不亞於唐玄宗。當並肩齊驅耳。何故摹之。吁。此以管窺天。未知書之奧妙者也。凡天下事。最忌自滿。器滿則盈。舟滿則覆。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君子戒於鬪黨也。况右頌筆法。結構道媚。精神骨立。不狃於世習。得自然丰度。亦有元章所不能到者。令截長補短。更覺神韻不凡耳。所謂至寶。必百鎔煉而後成者耶。然元章摩書與他人異。元章此帖。與他帖異。將來必自有肯余論者。錢塘白斑。

書法自晉唐沛然大興。上及至尊。下及士庶。無不潛心究奧。創異立奇。唐如太宗高宗玄宗。臨軒之暇。輒精研八法。揣摩六書。玄宗天資既邁。積學有源。故落筆神采秀發。膏潤無窮。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筆勢論一卷。極與此帖相肖。至唐末喪亂。人物寥落。風流掃地矣。宋初善書者。稍復間出。猶有五代衰颯之氣。至崇寧間。蘇米諸家。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惟元章早年得遊內府。見歷代名蹟。孜孜摹學。一戈一點。得意外之旨。出入規矩中。行草

飛白變化無窮。有翔龍舞鳳之勢。雖曰神鋒太峻。其間儀刑自在。正使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此摩玄宗鵲鵠頌帖。體度弘緩。筆韻道美。其精勤敏妙。更可寶也。華秋白君珍蓄此帖。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出以相示。謹爲識之。  
東吳高翔。

僕遊江陵。仲巖沈學士招飲於懶宜堂。出右帖。求僕題識。時石齋鮑君同坐。私屬余曰。余見米書多矣。未有超軼絕塵若是頌者。純以圓勁爲主。時露本來鋒穎。當爲米書上乘。不識肯爲余設奇轉購之乎。但仲巖愛護甚篤。焉能奪之。媿不知書。安能妄爲損益。因錄石齋之語。以呈趙璧彥昭。

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併以真贗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故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右唐玄宗鵲鵠頌原本。在河南程九卿處。絹素已腐蠹。文亦不全。後有呂大防諸跋。筆法固肖。而精爽失矣。反不若此卷之神采也。至正壬辰中秋。與王赤城關客凡同觀於鶯葉軒中。余因知梗概。而附識於尾。張繼孟。

按元人史君佐號紫微。有侍兒名欵柳。使掌法書名畫。此卷亦有欵柳印。

倪雲林園林書屋圖。大小作六樹。分三重。屋後多細竹平坡。夾以奇石。遠近廓落。相映容人。遊意其間。所以蕭疎而不凋殘。曠淡而有實際。此君真繪事中仙品也。題句云。綠野讌遊官濟濟。習池清響佩珊珊。高桐初引流。晨露密竹通幽度。碧灣童冠詠歸春。服後龜魚潛躍夕波間。北窗應到羲皇上。石枕藤牀臥看山。乙巳七月。寫贈熙雲學士。

大智度論五通仙人。得好寶物。藏着石中。欲護此寶。磨金剛塗之。令不可破。向聞金剛能破一切。不受一切破。今云。磨以塗之。磨金剛者。又何物耶。乃知一切有形俱非堅固。

西域外道。亦持五戒。但爲天祠殺無罪。又爲行道故除金。餘者得盜取。以自全濟。除師婦國王夫人。善知識妻童女。餘者逼迫急難。得邪淫。爲父母師及牛爲身。爲媒故得聽妄語。寒鄉聽飲古蜜酒。此一段義。可見西域重牛。等於父母師長。爲媒者。非妄語。則不能成媒也。

數日來連觀僞蹟。柯敬仲管仲姬竹。趙子昂柳陰漁話圖。王右軍清晏帖。

蔡君謨諸公跋語。高彥敬雲山。近日賈客。連艦溢艦。紈袴遊從。逐逐相往來者。率此物也。爲之三嘆。

杜樊川滁州詩云。獨憐幽草澗邊行。尙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刻集者訛行作生。訛尙作上。宋人遂附會其說。謂牧之有意託興。以幽草比君子。而淪落幽隱。以黃鸝比小人。而得意高顯。致唐祚垂末。而無幹濟之才。不知行與尙本是隨時直賦所見。無關比興者。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真蹟可據。

佛喜林居嵐鞞尼。林中生漚。樓頻螺林中得道。仙人住處。鹿林中轉法輪。娑羅林中般涅槃。

天上歡喜園中。有劍婆石。柔軟潔淨。如天紈緹。

元時玄教極盛。其掌教真人。皆淹通宏雅。翰墨絕人。士大夫樂與盤桓。書劄往來。及一時題贈。皆有深趣。如虞奎章館閣大老。負重名。而與張伯雨吳全節輩。稱爾汝之交。居恆簪紱羽衣相錯。無慙色也。余嘗見其遺墨。有與道士徐中孚詩。鈐一卷。筆法圓熟秀媚。有虞永風規。而詩亦清嫺有味。玩之恍如見當

時散朗襟趣也。公自題云。十一月壬辰。明復真人。約華陰楊廷鎮。閩中潘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於徐中孚丹房。微雪灑空。塵靜雲晏。遂以終日。卽事雜詩。詩曰。白雲護窗雪。鳴竹地鑪深。深火初熟。樵客晨來。午未還。真人自與燒黃獨。爐中鉛汞輕千乘。窗外日月飛兩螢。尙有度生情未斷。侍人長跪授黃庭。玉白搗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床。客來長揖不交語。自撥松火燒山香。皎皎霜鶴立齋廚。蕭蕭風竹鳴庭除。窗間有客自高坐。堂上真人方讀書。

佛書云。珠玉瓊瑤。夜能自行。人蓄精玉。旦夕移易。或在此。或在彼。皆不足怪。不獨馮月華臂上玉馬。能入旣亂羣也。

趙文敏畫馬。雖以伯時爲師。而其古淡渾成。若無意標奇處。實得物態之自然。昔人謂圖鬼魅者易奇。寫狗馬者難巧。然狗馬之中。亦有出奇取異者。是亦鬼趣也。元人畫馬。任月山太庸。龔翠巖太奇。惟子昂得馬之真。蓋其性喜畫馬。少時遇片紙。輒畫而後棄去。精能之極。合乎自然。非淺造者可窺也。丁卯八月。湯慧珠攜公天馬圖來玩。平立顛視。絕無頓掣之意。而神氣雄岸。屹然如山。奚官長身武姿。與馬並高。如獻軒墀時也。題者數人。

一馬形軀百法全。生時靈氣取山川。英雄正用同生死。那忍無聲立伏前。  
海粟。

京口郭昇天錫。敬觀松雪翁天馬圖。

神駒初墮地。雷電飛海水。三歲不敢騎。萬里獻天子。翰林直學士。虞集題。  
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九思敬仲審定。

曲江洗刷雲滿身。雄姿逸態何超羣。眼中但覺肉勝骨。幹也合讓曹將軍。  
嗟哉今人畫唐馬。藝精亦出曹韓下。玉堂學士重名譽。一紙千金不當價。山  
窗擁雪觀畫圖。據案便欲擒於菟。天厩真龍有時有。杜老歌行絕代無。史官  
察級士安。

竹懶曰。察級意似嫌子昂此馬稍肥。故謂在曹韓之下。橫以時名取重耳。求  
其如杜老所歌掃空萬馬者。則絕代未有也。何物胡奴強作解事如此。

姚雲東晚慕神仙。喜與黃冠遊。且身為黃冠師。用方外言。以淘汰歲月。未  
必真有得也。嘗為陸道士寫墨竹。系以一詞。其款云。陸臥雲碧淵之師。嘗問長  
視之術於余。故福源室中。亦可以分半榻之雲。丹丘之中。其師弟每為留宿之。

客。既作墨竹。復重以言者。其有以耶。詞曰。王子仙成吹簫處。一雙青鳳飛來。借問如今世界。何地是蓬臺。更有葛陂投杖龍。躍起鼓浪轟雷。何如我詠猗猗葉。竹淇水之湄。蒼雪生吾珍簞。碧香又落霞杯。喚道人相對。醉後玉山頽。百年笑口開得幾千迴。

張樗寮喜書法藏。字如當。三錢大。蒼勁秀拔。蓋以李煜徐鉉君臣金錯刀法爲宗。而稍取率更筆意。整齊之者。有書金剛般若一部。尾行書題云。樗寮卽之。七十八歲。喜再逢佛誕。以天台教宗印講主所校本。敬寫此經。遺天竺靈山志覺上人。受持讀誦。我願執情。不作常觀。般若六如覺性。永明共悟。實相本體。流通利益。均及有情。時景定四年歲次癸亥。

陳雨金跋云。昔吳關門外有駐節二字。大可二尺許。古雅首勁。極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主事都水公曰。此張卽之筆也。後於一統志和州下載云。卽之特善大書。以是知先君蓋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也。茲偶見此經。大不過指。尤俊健不凡。乃知樗寮不獨擅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樗寮歷陽人。歷陽隸和州。卽今含山。明隆慶庚午春三月。吳下陳鑿識。



石田漁莊村店圖。乘興數筆。酷似北苑。非許道寧所能及也。以其愈率澹愈真。愈簡愈遠耳。題句亦妙。云漁莊蟹舍一叢叢。湖上成村似畫中。互渚斷沙橋自貫。輕鷗遠水地俱空。船迷楊柳人衣綠。燈隔蒹葭火影紅。全與我家風致合。草堂亦有此愚翁。弘治庚戌秋八月。偶遊石湖。道經村居野店。遂作此圖。并系以詩。沈周。

朱存爵存餘堂詩話云。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俠不羈。詩筆乃其餘事。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目中自有人也。

黃子久方幅小景。叢林複壟。起伏映帶數十重。不作沙水。只坡麓高低。與平疇相爲出沒而已。天地間自有此景。惟其胸中吞茹印合者多。偶然寫之。而又分數明取與熟。故蹠實處不患偪塞。搏虛處不落空疎。千古以來。惟子久獨

步耳。予有一幅。乃九龍冷道士之物。道士以貽王舍人孟端。孟端以歸沈啓南。啓南徵題于吳匏翁。因留吳齋中。不及取。而啓南化去。匏翁捐館時。遺命子孫必歸沈。後竟不知落誰何手。余甲辰春得於吳門。上有楊少師士奇朱翰林善并匏翁三跋。真罕物也。

唐伯虎有桃花庵作歌。膾炙人口。沈啓南之弟繼南。亦有桃花庵。啓南爲寫圖。倣營丘秀潤之筆。蓋以春山止取淡冶。春林不容蒼鬱。平日董巨辣手無可施耳。題句云。桃花書屋吾家宅。阿弟同居四十年。今日看花唯我在。一場春夢淚痕邊。此桃花書屋圖。圖在繼南亡前兩年作。嗚呼亡後。今又三易寒暑矣。今始補題。不勝感愴。乙未九日沈周。

上虞有舜井。相傳舜子生時。井爲湧泉。秦始皇封塞起兩墩。各高一丈。晉宋爲佛廬。野人耕鋤。多得古磚甃石。吳越寶正三年閏八月十四日。錢王差人賣火糧畚鍤開掘。得識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領西都上直廂虞候盛瑗。東都上直廂虞候孫弘。西都隨身虞候閻丘稔。勾當拜祭內直殿十將于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環六。赤珠一。金盒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

一當十大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十四。太平錢百直百三銖。二十四大錢二百五十四。五銖錢九百六十。貨錢二百八十。半兩錢三十。石獅一。鐫其背曰重華井。天明可開。腹內有水精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層。內有金瓶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三十五。小琥珀獅子三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爐一。小瑪瑙珠六。土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云唐永徽四年於此造塔鎮井。有重華石一片。闊三尺。厚九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官中令造深沙神一軀。足履四石。寶正四年六月廿九日。差錢文殷祭神鐫石。

張長史草書蘭馨帖。字大如掌。雄宕高逸。出於天成。終日玩之。不能釋手。文氏父子跋之。蓋唐蹟之無可疑者。

右草書帖云。蘭雖可焚。馨不可奪。今日天氣佳。足下撥正人同行。相傳爲穉叔夜書。余驗其筆。爲張長史書。山谷云。顛工於肥。素工於瘦。而奔逸絕塵。則同。此書肥勁古雅。非長史不能。又予嘗見公所書濯煙宛陵春草等帖。結體雖不甚同。而其妙處。則與此實出一關紐也。但其文義不可解。蓋唐文皇

好二王書。故屏障間多書晉人帖語。一時化之。或長史書叔夜帖語。亦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嘉靖丙辰三月。長洲文徵明題。

右張長史紋綾上所書蘭馨帖二十字。其爲真蹟無疑。蓋草書不入晉人格轍。終成下品。顛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觀其奪字氣字佳字足下字人字。皆從晉人中來。余閱書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輕目。不可語此。昔素師綠絹兩行。因元章所題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爲是也者。漫書以記。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文彭書。

古人名跡。愈閱愈佳。僕性喜草書。每一展。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見到也。汝和將以入石。命摹一過。老眼眇昏。殊不能得其髣髴。若風神庶幾不至懸絕耳。壬戌正月廿六日。文彭記。

余自信所見。因書卷末。而汝和不知也。歲暮會于京邸。偶談及。展卷大笑。因復與汝和辨論。以見前言之不誣。故再書此。以記歲月云。季冬二日。燈下。試居庸石霜葉硯。文彭。

文衡老詩清嫵婉約。弇州歷下諸公。每以吳歛目之。然獨施於登眺讌集。

或稍涉輕縟流易耳。余見屠伯起所藏公書文信公事詩四首。不獨忠憤激烈。耿耿有貫虹偃日之氣。而語格亦多雄渾典碩。舍杜老未易窺者。乃知公養邃蓄深。蓋難爲垂綆也。詩曰。地轉天旋事不同。老臣臨市自從容。誓將西嶺填東海。忍著南冠向北風。千里勤王空赴義。百年養士獨收功。人間亦有成仁樂。未用區區悼此公。又曰。倉猝勤王萬里身。風塵傾倒作纍臣。三綱已去嗟何補。一死臨期認自真。直以安危繫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遺文尙可誅姦賊。何但悲辛泣鬼神。又曰。頻年航海欲何爲。天厭中原遂不支。滿地江湖無死所。際天風浪有平時。倉皇一念聊臣分。寂寞中流賴史知。回首又看狂虜滅。寒潮自繞大忠祠。千古英雄遺恨在。怒濤縈浪日舂撞。有天肯與元同戴。無面能看宋再降。烈士深悲甘蹈海。中原未復竟如江。君王莫罪風波惡。應似儉人解覆邦。字學陸放翁。灑灑有致。亦別楮之上駟也。

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鷗。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

餘顏色如桃花。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所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李太白至金陵。見宗僧中孚。示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如掌。號仙人掌茶。因爲作歌。

李白贈參寥子詩云。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又云。骎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又云。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雲蘿。同所攀知。爲荆襄間隱人。曾召對放還者。宋參寥子友歐蘇歸釋。唐參寥友太白歸玄。世外奇人。不甘齷齪。則往往爲異教所籠如此。

太白風規材韻。固是南宮謫仙。不獨所交賀季真元丹丘蓬池隱者女冠。褚妙素諸人。皆結霞外之契。卽元配許夫人。亦慕仙道。往廬山。尋仙女李騰空。太白作詩送之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慕神仙。素手綉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其超逸可想見。乃知異人降世。自有上界眷屬相從。斷非凡眼孔所能測識也。

劉康谷於廬山。遇異人。碧眼方瞳。鬚髮燁然有光。喜劉瀟灑近道。授以彭祖小接命丹一方。取首生臍帶中根下血子一粒。去一寸許。翦斷。名曰金剛子。

其色半紅半白。自有陰陽。號爲玄珠。乃父母元精元炁結成之祖氣也。約重一分二釐。入銀盒內。好乳養之。黃蠟封口。冬入溫水中。夏入涼水中。其子長大滿盒。每日將盒向左旋三次。每次三轉。三日後藥重一錢二分。如天桃狀。服者先用麝香擦臍通竅。用布剪圓一塊。攤在臍上。布上放藥。外以蕎麥粉或麵作一圓圈圍住。用蘄艾一兩二錢。焙過。加穿山甲七錢爲末。麝香三分。乳香五分。共一處。捏成艾炷十二箇。又用槐皮覆蓋藥上。皮用刀刮薄。針刺孔。置艾炷於皮上。灸之。至三次。其藥神化。盡灌於臍。不見形跡。又復九炷。其人若醉。將槐皮取去。用黃蠟醋麻油熬膏。以段帛攤之。封固臍上。如口渴可用蟠桃酒。一七日不用飲食。八日後可用清粥量進。忌油鹽。只淡精肉。少用二三片。三七日飯半碗。酒三鍾。一月後。身上退下粗皮。容顏豐悅異常。此藥一粒。頭胎者延壽一甲。二胎者延壽一紀。若夏天熱甚。安磁盆中。以井水浸過頭。冬天寒甚。以銅器盛水。坐炭盆灰缸內。養三日。男用女胎。女用男胎。不傳匪人。恐遭天譴。康谷受而藏之。以服官倥偬。未及試也。竹懶曰。嘗觀圃者栽接之法。移榦培根。無不榮茂。以意推之。此法非孟浪也。

又傳烏鬚髮一方。用猪板油一斤。蜂蜜一斤。核桃肉一斤。好茶葉一碗。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甑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沸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

趙榮祿與管公節幹月窗判簿二劄子。係少年筆。精緊勻和。字字皆義之法。晚年雖縱逸可喜。然雜揉諸家。非玄酒之味矣。札云。孟頫上覆丈人節幹丈母縣君。孟頫一節不得來書。每與二姐。在此懸思而已。伏想各各安佳。孟頫寓此無事。不煩憂念。但除授未定。猝難動身。恐二老無人侍奉。秋間先發。二姐與阿彪歸去。幾時若得外任。便去取也。今因使專此上覆。聞鄉里水滂盤纏。生受未有一毫相寄。二姐歸日。自得整理一書。與鄭月窗。望遞達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上覆丈人節幹丈母縣君。孟頫謹封。又一札云。孟頫頓首希魏判簿鄉兄足下。孟頫奉別。誨言。倏爾兩歲。迫惟從遊之樂。丹青之贈。南望懷感。未知所報。惟是官曹雖閒。而應酬少暇。以故欲作數字。道區區之情。而不可得。希魏愛我甚。當不以爲譴也。卽日毒熱。伏想水晶宮中。夷猶自得。履候安勝。孟頫賴芘如昨秋間。欲發拙婦與小兒南歸。以慰二老之思。是時又當致書。併以拙畫爲



獻也。家間凡百悉望照拂。因使便附此。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再行。

跋者十四人。一云。今人觀趙承旨書。但見其晚筆縱逸爲勝。殊不知妙年應規入矩。有如此帖者。不由規矩而縱逸。是猶疾行無善步也。識者試與評之。至治三年九月廿五日。後學錢良右敬題。

松雪老人書法。在中年時。一筆不苟。怡怡然得天趣。此唯識者能知之。泰定元年八月廿日。隴西李皓見于吳氏文房。

吳興公字畫之妙。不待贊詠而知。是帖蓋在兵部時所與江南故人者。王謝沓拖。風氣不可復作。撫卷爲之太息。吳郡陸友記。

自晉唐以來法帖。其事率皆慰問通敘。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度愈無窮。故後世傳之。往往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今觀松雪仙人。與月窗判簿手帖。宛有古意。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真希世之珍。又非獨傳玩而已也。淳卿其善保之。泰定元年九月九日。隴西李升書於靜寄東軒。神品人材一子昂。晉唐翰墨漢文章。紛紜兒輩輕論議。白璧黃金未足當。

丁應榮。

杜少陵云。斯人已云亡。草聖固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動淒惻。斯言盡之。載閱此卷。令人悼痛不能已。後學張淵。

李西臺書名重一時。而東坡乃謂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予嘗妄意借爲子昂方寸大字之評。聞者瞿然。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至其尺牘揮灑。弈弈有晉人一種風氣。亦不可掩。豈易及哉。未能上下古今書畫之變。而窺其妙。過欲出意品題。恐不免紛紜兒輩之侮也。泰定甲子季秋。蜀梁子寅書。

鐵鎖銀勾到者稀。漚波亭上墨如飛。後人何處求書法。華表千年待鶴歸。南陽張遜。

餘不溪邊采白蘋。鐵網珊瑚寸寸珍。天上玉樓盛不住。虹光夜夜貫星辰。遂昌鄭元祐。

吳興松雪公。名高當代。而書法之妙。蓋牢籠今古。出入羲獻也。此二帖雖盛年所書。然其輕清流麗之畫。得超妙入神之變。有非後人所可及者。淳卿

寶之無愆。泰定五年三月一日。梁谿生王禮賓觀。

書中苦說候除官。客舍幽州六月寒。近接阿彪歸後信。婦翁強健縣君安。  
吳僧嗣益。

松雪先生。翰墨之妙。名貫一代。其下筆之勢。出規入矩。灑落超逸。非鍾王不足與議也。至其晚年筆蹟。猶爲妙絕。金石所刻。後學之士。多所師法。今觀此二帖。前人流風餘蘊。典刑具在。不覺啓敬。吳門丘宗。

書法自唐顏柳以來。多尙勸力。而乏於風韻。然尙勸力者。則失於狂趨。喜風韻者。則過於軟媚。求其兼善而適中者。亦難矣。至宋李建中。蔡君謨輩。追蹤六朝。見稱於時。論者猶謂未能盡善。本朝趙魏公。識趣高遠。跨越古人。根抵鍾王。而出入晉唐。不爲近代習尙所窘束。海內書法。爲之一變。後進咸宗師之。或緘之篋笥。或傳之金石。不能悉數也。此二帖。規摹義獻。其第一帖。絕與聖教序相類。非有墨池筆冢之工者。豈易及此。披玩嘆伏。因識其後。至正二十五年秋七月。旣望。盧熊書。

右趙魏公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直夫。月窗不知

何人。想亦是管姻家。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按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公以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是歲竟歸吳興。意者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循宋習。或謂出聖教敍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既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沈潤卿氏藏魏公書甚富。疑此帖有異。特以相示。余爲考訂歲月。定爲史館時書。甲子。衡山文壁。

石田安老亭圖。倣梅道人。灑落成就。晚年筆也。題云。老人欲得安老具。草堂之資空復空。賣書無處可曠雪。持疏覓錢如捕風。預先種竹須十個。及早誅茅當一弓。他時會遇王錄事。大庇風雨何愁翁。沈周。

橋下幽亭近水寒。倩誰題字在楣端。市塵得此猶堪隱。老者於今只自安。飯後徐行扶竹杖。倦來穩坐倚蒲團。眼明能展鍾王帖。絕勝前人曠雪看。吳寬。

近來誰助草堂資。杜陵萬廈徒爾爲。高人知足老自逸。義士達理顛當持。

堂深不用日策杖。山近偏宜朝詠詩。我縛草團略相似。織蒲自賣敢煩渠。華亭錢福。

孫老年逾七十年。髭鬢差白髮尚玄。雖然四壁若磬懸。所交海內皆才賢。賣書賣畫不論錢。兩足來往如飛鳶。一日一周城與塵。歸來板屋成高眠。昕昏樂飽白粲饅。老妻稚子相依然。藐視豪俠勢位權。未嘗希諂一脅肩。那更搖尾而乞憐。若箇似爾安且便。便是陸地之神仙。如隲叟張習。

江湖寥闊竟誰之。短疏徒令費我辭。若也能存鸚鵡等帖。也知足辦草堂資。塵中兩足未得憩。林下一亭何不宜。縹卷展來聊塞白。落成還許再留詩。庚戌八月一日。戲題安老亭卷。與崑山黃德敷同集。翁昔有義之十六字石鸚鵡等帖。句中故及之云。朱存理。

茅亭結得水之濱。濁酒三杯日日春。君固自能安在裏。世間多少未安人。數年前爲孫君作此。君請余重書。視之不覺媿汗也。睦。

曩余成化庚子。爲孫翁作此。至己巳乃登於卷。迄今四十有四年。而翁之歿亦廿五年矣。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嘉靖癸未秋七月九日。虎丘山人穆。

絕勝山顛與水濱。市橋曲處獨留春。老來自有能安理。此是皇明壽域人。  
崑山黃雲次韻。

孫翁一室自蕭然。尊酒安眠辨晚年。却有一般娛客處。焚香看畫日隨緣。  
文壁。

一亭幽隱世無干。眼看天時變暑寒。筋力衰遲不堪事。憑君莫作少年看。  
張靈。

草玄何必說揚雄。自縛黃茅半畝宮。不有諸賢爭出力。那教此老息忙躬。  
就床時閱枕中記。把盞偏思塞上翁。記取人間蕭灑地。幾竿簷竹能清風。宣  
城史經。

六硯齋一一筆 卷二

文衡山先生詩。有極似陸放翁者。如煮茶句云。竹符調水沙泉活。瓦鼎燒松翠鬣香。吳中諸公遣力往寶雲取泉。恐其近取他水以詒。乃先以竹作篲子。付山僧候力至。隨水運出。以爲質。此未經人道者。衡老拈得。可補茗社故實。

李白得許氏奩資極厚。在維揚不逾一年。散三十餘萬。又與東嚴子隱岷山。養奇禽千計。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兗豫間多樹棗。有方術者。教以專守一樹。自生果。至果熟。不令人動一枚。但人勿損。鳥亦自不敢啄也。一日頓收之。又精心細檢之。必有一枚極大而無核者。味奇美。拜日心存。日中。天子赤玉冠。佩明景長離之劍。指揮赤童。握棗見授。口吞嚼而嚙之。大補精髓。得啖六七度。卽踰百歲不老矣。

李陽冰之子服之。以科斗孝經貽韓退之。退之又得衛宏官書二部。皆古篆籀之精也。退之云。爲古文辭。亦須略識字。正謂識古字通六書意義耳。

張渥字叔厚。元人畫工白描。學梁風子。見其寫陶元亮三徑圖。神宇澄茂。

無藜藿氣。所謂戰勝而肥者。耶作亂。菊於石際。點葉如苔。間露花蓋。亦深有古韻。

石翁做董元。寫柳州煙艇。極有氣骨。而蒼莽蕭淡處。又似江貫道海岸。觀者漫謂做梅沙彌。正未夢見此老脚跟也。題云。江上浮雲撥不開。故人今雨却能來。人生離合未容易。起拂松花浸酒杯。弘治己未四月八日。惟寅扶僊能過我林屋。余亦病起。各不能事酒。淺酌沾脣而已。然談諠之樂。不減劇飲時也。時有雨作。雨汎長卷。識別云。沈周。

山谷行書。當三錢大。計五百五十餘字。皆禪翁淡慮任真。脩然自得之語。書法清道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塵也。後肇窠大書云。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溯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莊。養正置酒弄芳閣。荷衣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弈棋。燒燭夜歸。後又大判一行云。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山谷書只是沉着痛快。平生以饑鷹渴驥自命。所以剽去蘇米姿媚。而獨全神骨。此卷又其合作也。

戊辰正月晦日。同秦心卿江邦玉與兒亨從西溪入。四十里至橫山之千



丈崖蹲獅躍豹。怪石離立。飛瀑陡下。上如縻綆。下如竹箭。修竹森森。緣陂平處。可班坐。陳榼命飲。日清雲白。草木幽香。不獨兩山所無。匡衡亦不多見也。

倪雲林春雨野亭。尋常作三四喬柯。低巒一帶。不作遠山。亦無重沙。茫茫然真雨中物色也。題句云。二月雨聲從子月。三江舟楫住吳江。春愁不醒如中酒。浪着狂風撼客牕。叔珪友契邀遊僧舍。以此紙索畫。戲寫春雨野亭。并題舊詩右方。戊申三月十日瓚。

米元暉潑墨。妙處在作樹株。向背取態。與山勢相映。然後以濃淡積染。分出層數。其連雲合霧。洶湧興沒。一任其自然而爲之。所以有高山大川之象。若夫布置段落。視營丘摩詰輩。入細之作更嚴也。譬之祝公妙入風舞。旋轉如鬼物。而按其耳目鼻口。與人不差分毫也。令人効之。類推而納之。荒煙勃燒中。豈復有米法哉。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處。稍涉顏筆。款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于淨因方丈書之。

跋云。東坡先生雄文直節。高一世。而其英偉秀傑之氣。發爲翰墨。姿態橫

生鋒穎道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此帖文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至正十九年龍集己亥四月既望。雙流宇文公諒謹題。又一詩云。急雨茗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燼。撫卷題詩一慨然。曲阜魯淵蔓草。與陂麓沙礫。只是行枝布葉。合於生竹之數。自然精采生動。此非有成竹於胸中者不能也。昔人論國色。不藉鉛黛紈綺。所謂西施毛嬙淨洗面。與天下婦人鬪美。此地位未易到也。南宮題句云。歲寒有貞姿。孤竹勁而直。虛心足以容。堅節不撓物。可比君子人。窮年交不易。擘擘桃李花。旦暮改顏色。丹丘柯九思并題。書法雄逸振動。大得顏魯公坐位帖三昧。較之平日做歐整栗者。大不侔矣。戊辰二月雨中對此。欣欣如有霽色。

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興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爲做李泰和。則失之矣。

梵隆十散聖衣紋用水荇描法。氣韻古澹。其人爲達磨誌公言法華長汀老子普化禪師寒山拾得善道和尚泉大道金華聖者緞子和尚。蓋取佛法中

神通遊戲諸聖者。以配玄關十子也。作偈頌者。爲山陰王英孫。英孫亦學佛而有得者。余最喜其頌金華聖者。云杖藜到處自悠然。手托豬頭不是顛。成佛若還因喫菜。世間牛馬盡升天。有人指此卷作龍眠羅漢。余爲胡盧而已。

蘇東坡乳泉賦。文載全集。其真蹟行楷。在一友人處。余得借觀。秀朗華潤。大約與公所書赤壁賦。向得見於黃又玄中丞家者。同一結構。皆公極得意筆也。此卷乃爲歐陽晦夫書者。前有手柬一通云。軾數日病痢。不果往謁。想起居佳勝。餞行詩。輒跋尾。匹紙亦作數百字。餘皆馳納。軾再行。晦夫推官閣下。七月十三日。乳泉賦。切勿示人。切懇切懇。

趙京兆所藏此軸。奇偉特甚。以歲月驗之。蘇公元符北歸所書也。時方厄於章蔡之餘。而人之貴重如此。豈待百年而後定耶。若夫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以平生所見論之。當爲海內蘇書第一。紹定癸巳歲九月七日。陵陽李心傳謹書。

天一生兮上浮。羽人俟兮丹丘。邈儋耳兮東注。夾崑崙兮倒流。嘉熙三年四月旦。王遂題。

尤煇劉厚南蔡抗林希逸王璣趙時煥高斯得徐霖同觀于道山堂。淳祐丙午季夏望日。

此卷舊藏。警川向擇民家。澤民以遺施武子。甲戌歲同醉白記。歸三桂晦。夫姓歐陽。梅聖俞嘗有詩贈之。作八分體。東坡跋數語於後。今亦藏向氏云。端平丙申暮春朔。錫麓尤熾。

蘇公蚤聞道。文章乃其戲。乳泉出重海。作賦聊紀異。玉池嚙中夜。挈瓶非小智。氣者水之生。此語可深味。淳祐甲辰孟夏朔。峴山王亞夫書於西湖孤山之陽。

坡翁謫海上。人傳已仙去。道逢章子厚。遄復返塵路。至言恐世驚。猶閱乳泉賦。遙憐嵩山丘。千古不可駐。是日仙居陳仁玉同書後。

萬籟既寂。一氣孔神。吸彼沆瀣。沃此肺膺。至陽之精。天一所生。欽哉此詞。展也。大成熾。

乳泉賦不待多贊。特恨此軸尚有餘紙。安得起坡翁書滿卷後耶。天台謝弈修書于西湖。淳祐甲辰首夏望後二日。

腥波暗天。濁浪翻日。蛟蜃鼉鼉之所出沒。有兀其島。清泉中發。靜涵太虛。孤浸明月。汲之無窮。元氣所泄。古今正理。不可泯滅。抑斯泉也。爲斯人設。會稽孫子秀書。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七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廿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酈元輿跋公眉子石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謁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詞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

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磨剗焚炳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耶。金華宋濂謹書。

此卷爲蘇書第一。前輩已有定衡。其所著述亦第一等議論也。予渡清淮。望第一山。盱眙陳質之出以見示。不圖今日得數奇觀。非平生第一快事耶。弘治丙辰仲冬望後三日。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石淙楊一清。

元張憲字思廉。號玉笥生。與楊鐵崖高季迪諸公遊。詩亦清妙有味。其贈宋仲溫一律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鍾繇稱獨步。筆臨皇象已專門。折釵未墜風前股。漏屋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雞鶩莫須論。

倪雲林贈仲溫三詩。有敘。至正乙巳三月廿四日。仲溫高士與沈文舉共載。訪余笠澤東渚之蝸牛廬中。相從過王明宅。煮茶留坐。遂以永日。但恨吾子儀遠在數十里外。不得同此集也。廿五日。仲溫別余他之。漫成長句。以寫余懷。瓚。

三月將闌春欲夏。循簷共看辛夷花。階前淪茗香照色。坐上吹笙清不譁。

柱杖偶過公子宅。班荆宛似山人家。宋玉才情何可得。肯拋塵土踏江沙。  
江上欣逢宋仲溫。蕭條古道向君論。我居笠澤已十載。看竹唯君款我門。  
宋公天下士。畫竹就鼓琴。來我北渚下。相從論古心。

許廓無豫章回云。於匡廬得見秦中老仙。號無顛者。年已百二十歲。有奇指示採藥。乃鄱湖濱一山。其蹠浸水中五丈餘。冬月水涸盡。乃得就采其藥於亂石子中。別之。大都百斛石子。止遇一二枚。非誠心真懇者。不一遇也。藥以粗石包裹。擊之。內有紅白青諸種。卽真鉛真汞也。得而煉之。乃魏伯陽爐鼎中物。許旌陽石函記單明此道。所謂不遇真師莫浪猜者。余強其倒篋相視。石有細金沫如蜜陀僧。世外奇事奇物奇理。豈局凡者所能測耶。戊辰三月八日。竹癩記。

元虞道園題柯敬仲竹木云。吾先世住隆州。隆州於宋爲陵州。州治之後山。吾家焉。文與可作守事簡。時來就我家。拾取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寫竹木。而陂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觀此則虞之上世。亦崇尚翰墨。極意收藏。故有紙背可拾。

而太守得時往隣近寓公之家。作散懷事。亦足徵宋法待士大夫之寬也。

元謝書巢遺虞道園瀘州石硯。

見元人寫生之妙。不獨錢巽峰。又有僧惠甄腐瓜行蟻圖。最奇。

蘇東坡手書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一絕。及太守陳述古閣中壁上君謨書一絕。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日夜添。又不知誰人和一絕云。長垂玉筍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春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又杭妓周韶落藉詩。及同輩胡楚龍倩二詩。東坡乘興偶連書之。字法婉麗含蓄。真千古妙札也。元時柯敬仲得以示虞奎章。奎章試郭岷墨書跋其後。益足重矣。但不知誰人所和。君謨之作。聲調本凡。幸經坡翁手筆。若連茹之拔耳。而奎章以爲軒轅彌明之流。則過當矣。

明金華王蔭。字子約。善畫竹。多用鈎勒。與蘭溪徐良甫。梅徐舜舉。書號三絕。蘇伯衡嘗爲鈎勒竹歌以美之。

婺赤松溪。在金華山。地名玉壺金盆。鹿田皇初平叱羊處。初平號赤松子。不言何代人。一云初平兄弟三人。次初起。與初平同仙。次魯班。班則春秋時人。



漢初張子房欲從赤松子遊。其卽此耶。

北宋張先吳江詩句云。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江色空碧。虛無兼之。雲陰日爽。開斂閃爍。難以定取。張子野形容至是。知其妙於繪事。恨未得其蹟一玩之也。己巳三月。在武林陸氏。見張浮休畫一方幅。作林木數株。隱隱。止露枝梢。如在波浪中。一牛浮鼻而過。餘則空闊荒遠。有數人立沙磧邊際。此真善描江色者。浮休與江貫道同一畫法。皆北宋士大夫賢者。以此寓意。所謂文章之餘。溢而淡宕自恣耳。豈習者之流哉。

唐皮陸漁具詩題。凡十五物。曰網。曰罩。曰罟。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榔。曰漚。曰簍。曰種魚。曰藥魚。曰炸艫。曰笊箸。今太湖漁人以三等網行湖中。最下爲鐵脚。魚之善沉者遇之。中爲絲網。上爲浮網。以截魚無遺。秋風大發。以舟載釣具。繫餌沉之巨浪中。取白魚。謂之釣白。淮河中用狹長小舢。安白鬆板一片。夜以火照之。魚視疑爲決水。踴躍而上。謂之跳白。

唐牛奇章嗜石。石分四品。居甲乙者。俱太湖也。石根插入湖底。波濤撼擊。遂成竅穴。嵌空玲瓏。極有奇狀。質含津潤。與雲氣開斂。相爲晦明。叩之硃然。兼

有泗濱之韻。所以爲佳。吳越錢氏元璩作鎮。與外戚孫承祐極意搜剔奇秀者。盡輦而置之園林矣。宋宣和中。又經朱勔羅致盤固侯。旣入艮岳。諸零珍碎璧。盡出人間。今有弔奇者。但當於昔人傾臺涸池之側。以長纆從事。不煩問之水濱。

越剡中山水奇絕。然僻在江海之曲。前代未有聞也。自典午東渡。王羲之謝玄許詢支遁孫綽阮思曠王子猷戴安道謝敷王坦之袁宏王濛殷融蔡系顧歡謝萬孔淳之前後來居。兢吐清麗。藻韻激射。以煥山川之光。遂作千古勝地。

南宋王性之銓栖剡中。友人廉宣仲作訪戴圖以貽之。  
戴安道酒贊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矣其頽。

唐顧逋翁剡紙歌云。雲門路上山陰雪。中有玉人持玉節。委宛山上禹餘糧。石中黃子黃金屑。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爲蕉葉稜。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陰山裏僧。手把山中紫羅筆。思量點畫龍蛇出。正是垂頭躡翼時。不免向

君求此物。

唐薛能詩曰。越毫逐厚俸。剡紙得佳名。注云。近相傳以搗熟紙名硃。雞林志云。高麗紙治之緊滑不礙筆。光白可愛。名白硃紙。一名玉葉紙。

古剡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箋。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不及。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王荆公好用小竹紙。士大夫書簡往來多用焉。

東坡海外歸。買剡紙二千幅。米元章著書史云。予嘗硃越州竹紙。光透如金版。前輩貴竹紙。於此可見。

米元章竹紙詩云。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溪藤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向何時眼中見。薛紹彭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唯聞繭。杵成剡竹光零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溪藤難乏研。世聞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不相見。

宋姚弋仲夜斫粘罕營不中。致宋鼎淪墜。卽夜遁去。不知何往。後五十年。

有見之青城山中者。蓋從方外養丹得仙也。所師友者。呂洞賓。劉高尙。陸放翁。作詩題上清宮壁間。以招之云。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放廢。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飡靈芝。

蜀青城山中有孫太古畫碧落侍郎范長生舉手整貂蟬象。特妙。

按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佛眼。其肉眼亦微見一踰繕那。踰繕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豈尋常事。今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誚。亦太狼藉矣。

余偶閱時畫赤壁圖。舟中類作一僧。余戲筆加冠作道士形。旁觀皆笑以爲浪然耳。余曰。此實錄也。蓋坡賦中所云。客有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也。若佛印足跡未嘗一至黃。徒以優場中所見爲據。正矮人觀戲。村漢說古耳。閱倪雲林西神山圖。題句云。玄中真師在錫山。東郭門立靖舍。號玄文館。幽密廠朗。可以閒處。至順壬申歲六月。余處是兼旬。謝絕塵事。遊心淡泊。清晨櫛沐。竟至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脩然自得也。又西神山下有流水。

味甚甘寒。與常水異。館至西神不五里。得朝夕取水。以資茗椀。讀書談道之暇。飲水自樂焉。乃賦詩曰。真館何沉沉。寥廓神明居。陽庭宿殿朗。丹林鬱扶疎。睠言茲遊息。脫屣榮利區。檐榭初月麗。池臺涼雨餘。焚香破幽寐。飲水聊舒神。潛心觀道妙。諷詠古人書。懷澄神自怡。意愜理無遺。誰言黃虞遠。泊然天地初。迴首撫八荒。紛攘蚍蜉如。願從道遙遊。何許崑崙墟。蕭間仙卿倪瓚。竹懶曰。玄中真師。不知何人。觀此稱呼。必雲林所禮爲師者。元時玄教極盛。吳全節張伯雨皆博極羣書。高抗物外。倪所尙貞潔。其所尊事。必非凡流。

又有樂圃林居圖題句云。暮投齋館靜。城郭似幽林。落月半牀影。涼風孤鶴音。汀雲縈遠夢。桐露濕青琴。喧卑淨塵慮。蕭爽集冲襟。余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義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成此一詩。并寫小圖。呈甘白。以寓笑樂耳。甲寅六月十五日。倪瓚。

沈石田有寄竹鶴翁詩。擘窠書極雄快。詩亦真率有味。詩曰。道人種竹復養鶴。鶴可看家竹護壇。渡海借騎仙驥子。題詩各說寫琅玕。風前掃葉碧雲亂。

月下聞聲白露寒。終日閒緣消不盡。墮毛爲服籜爲冠。沈周寄題竹鶴。以爲他日相見資。

柳公權最喜青州研。曰墨易冷。墨之冷熱。人所不解。大抵硯質粗澁。墨有沸沫纏筆者熱也。其平行凝勻者冷也。青州硯陶泥所成。質細而膩。故墨不作沸。但燥滲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誠懸不能用宣城諸葛筆。爲老工所訶。其鑿研又如此。竟擅書名。何哉。

嘉興人聞人滋。字茂德。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看。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後爲勅局刪定官。出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羣臣所服帶。以玉犀金銀爲次。宋靖康中。括金賂虜。詔羣下服金帶者。權以通犀代之。蓋虜人知取盈於金。而不知貴犀也。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善畫。尤工作馬。建炎陷虜。虜使畫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不能。因斷右臂。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唯畫觀音大士。見者皆以爲伯時也。

南宋時餘姚有祕色磁。寵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窰目之。不能別白也。秦熿當其父檜執政十九年中。無日不煨酒器。無日不裱繒書畫碑版。書畫碑版。本學問清尚事。入此輩手中。只成豪縱之習。不足多也。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高宗一其真本愛之。日置御前。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宮使。又自謂令威之後。喜言仙鶴事。人但稱爲鶴相。

周益公遊山錄云。太湖東邊。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中一水。曰胥口。卽我郡之胥山也。

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峰。高季迪詩云。風吹峨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宋陳純臣薦白雲泉於范仲淹。意既超奇。文亦高妙。書曰。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高岳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幽隱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芻不振。惟

蘇臺古郡。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  
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灑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煑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  
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尙。天寶中。白樂天出  
守吾鄉。愛貴清泚。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未盡。是使品第  
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言。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爲天下之信。非閣下而  
誰歟。恭維閣下性得泉之醇。才得泉之濬。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靄是四雅。  
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詞。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置彼一隅。歲時往還。  
常媿文辭窘澁。不足爲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擘箋發詠。樂天如在。  
當歛策避道。不任惓惓之誠。仲淹爲作詩云。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  
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  
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合哀樂音。月明羣  
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輟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  
湯歲。盈盈常若今。萬重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杜瓊得朱長文樂圃東偏地。結亭聚石。號曰東原。



元陳維寅維允兄弟得朱勳園亭居之。有來鴻軒。清冷閣。蘿徑極幽適之趣。二君繪事特妙。

石田寫梅。余於武林陸仲承處見一幅。蕭灑歷落。幹不數枝。枝不數葩。而有偃罩盈庭之勢。知其入思深。而下筆捷也。忘其題語。今見與史德徵一卷。風格與前略似。題語云。崑山士人多畫梅。適與王理之論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因短練在案。史德徵從容謂曰。清雅果何似。丈人當示一梢。與梅吐氣何如。遂妄弄此筆。理之亦作錯刀數葉。間於疎處。仍題之以贈德徵。弘治甲寅歲端午日。沈周。

謝樗仙有莽蒼酣肆之筆。大類石田一長卷。乃其入楚。往還舟中。率意寫所見者。烟峰沙樹。水鳥客帆。種種會意。此如崔徽自臨鏡寫真。豈有毫髮遺恨乎。題語云。明嘉靖廿六載丁未。吳門六十老人謝時臣。遠遊荆楚。登太和。次大別。梯黃鶴。涉匡廬。下揚子。舟中推篷取興。敢與谿山寫真。積成長卷。計三幅。遙寄嘉禾少溪草堂。少溪賞識名家。此筆得所歸矣。少溪者。項司馬子長也。

石田又有寫梅一紙。氣格簡古。其題語亦甚得意。乃知此老撮捏虛空。無

不成趣。所謂海印發光。真仙宮佛度中人也。詩曰。平生有眼厭桃李。但託梅花是知己。小橋初春帶淺水。青鞋布襪從此始。看花嚼蕊冰雪中。清狹肺肝香沁齒。歸來拈筆弄清真。淡墨依稀春繞指。花光補之今不作。我欲師之竟誰是。橫梢的歷寄疎略。自我意爲聊爾爾。正如北人煮床簣。筍味茫茫舉其似。理之嫌我太草草。斜補竹枝成玉倚。要知君子德不孤。勿謂畫圖而已矣。

文與可細竹二竿。先用焦墨作攢針碎枝。灣曲取態。後以澹墨就勢加葉。得紛披亞疊之趣。上以行筆題鳳尾二字。別標款云。錦江道人文同爲雪岸先生作。下有跋云。此鳳尾君乃外祖錦江公之真跡。爲宋趙雪岸先生所作。雪岸者。諱仲圭。字隱夫。能篆籀。亦寄興於丹青。其鳳尾二字。雪岸所題也。雪岸與外祖交昌髫時。嘗過湖州。曾識其眉宇軒然。王孫氣象。所遺書畫。種種貴重。此圖友人魯茂之持來鑒定。昌拜觀曰。淡墨而掃。超妙絕塵。飄飄仙氣。清風襲人。請善藏之。辛丑九月二日。外孫張嗣昌謹識。

元錢良右。字翼之。行書高朗卓越。風格不讓鮮于困學。至治中奉勅書真西山大學衍義進御。得官鄉校。余見其書。所作江村歌一卷。不獨點畫之妍。其

語亦沉着雄邁。陸放翁一流人也。又書真西山題劉敏叔畫八大老像詩云。劉子出江西。訪我江之東。何人與俱來。函袖入鉅公。韓歐開濟姿。如晴月當空。潞公山岳重。文正霜檜同。玉立東坡仙。天遊匪涪翁。淒其趙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執拗面。亦得傳無窮。又題後云。江西劉敏叔。嘗自畫韓忠獻歐陽文忠文潞公范文正東坡山谷趙韓王舒王八公像。謁西山先生請跋。先生賦此詩於卷後。敏叔名訥。遊誠齋益公諸老之間。文物風流。概可想見。因過清真留觀。復齋正字。聞余誦出紙俾書之。至治二年正月八日。後學錢良右記。

沈石田倣雲林小筆。雖樹石歷落。終帶蒼勁。而各行其天。絕無規撫之意。所以較之孟端。終勝一籌。其贈吳瑞卿一幀。尤有奇趣。題句云。山中地貴何錢買。水次幽居却儘強。潦草杯盤無俗客。清虛亭館但湖光。弱雲過雨不多點。高木當風有許涼。一詠一觴聊遣撥。自家錯認是柴桑。吳瑞卿能畫。尙求小筆。又愛余唐律言。余畫似倪迂。詩似陸放翁。蓋愛而忘其拙淺矣。併識其言云。沈周倪雲林著色山水。余見五六幅。各有意態。戊辰三月。在金陵。王越石示余一幅。乃爲周南老作者。雲嵐霞靄。尤極鮮麗。所寫松皆枯毫渴筆。就意爲之。而

天趣溢出。周南老題云。雲林小景着色者甚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觀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拙逸叟周南老題。按南老北人之渡南者。宋遺黎也。學精三禮。寓姑蘇。行極高潔。有重望。以故元鎮往來其家。

豹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府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卽鼓角樓也。其更鼓之節。凡日之晡。則吹角一疊。搗鼓十數聲。謂之小引。申時換牌。樓土立兩旗指外。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曰白藏。冬曰玄冥。各如方色。黃昏吹角。五人爲三疊。搗鼓者六人。每角止搗鼓數千爲三遍。遍三搗六播。凡三角。三鼓而止。四更則奏角而不鼓。亦謂之小引。三點乃再發。五更止。謂之大角動。

嵐齋錄云。張搏爲蘇州刺史。木蘭堂花開。大宴郡中詩客。唯陸龜蒙後至。搏聯酌浮之。陸徑醉。強執筆題二句云。洞庭風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遂睡去。搏令他客足之。咸莫解其意。俄而龜蒙稍醒。援毫書云。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原是此花身。遂爲絕唱。

宋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重修蘇州半塘寺稚兒塔記云。按舊記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財以建。蓋僧道生誦法華經。有童子名稚兒。日侍立聽法。死葬此。後有商人謝本者。泊舟夜聞誦經聲。旦尋之。有青蓮花生冢上。事聞建塔。故名法華塔。國初高啓詩云。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臥長夜臺。口吐西方經。尋迹殊宵窅。聞聲每冷冷。寒燈照孤塔。時有山僧聽。應使隣塚魂。沉迷盡皆醒。則稚兒本童子之名。而塔亦尋常木石所建之塔也。不知何時好事者飾之。以稚兒爲雉兒。又取西僧所攜瓦塔。高尺餘。大五六寸。圍者云。此是昔年葬雉之物。吳下盛傳。罔人施利。無何。又以塔歸王伯谷半偈菴。士大夫皆相詫爲奇事。人之不多讀書。而談今古。與鬻古者。繆指塵土間物曰。此三代。此秦漢。皆雉兒塔之類也。

徐靈期衡岳記。言紫蓋雲密二峰。皆高五千餘里。雲密山有禹治水碑。皆蝌蚪字。

祝融峰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禹所植。實夫如斗。赤

如日食之長生。

單以清。常熟元陽觀道士也。附舟至嘉興。聞異香。疑有異人。見船頭一人。儀趣頗殊。以清遷與並坐。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我此地人。少時病大風。逃於深山中。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至一處。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可居此。以藥一裹令餌之。遂不饑渴。身日以輕。越兩月。老人來。笑曰。有心哉。尚在此耶。疾已瘳矣。爾若勤修道術。可以長生人間。遂令歸。予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有李衛公其人乎。此唐末時事也。

周玄真。嘉興人。入紫虛觀。從李太無爲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來居葑門報恩道院。以篆符召鶴。名所居曰來鶴軒。自號鶴林先生。李韓公善長薦於朝。致雨有驗。錫宴光祿。卒葬於莫月鼎墓次。

毗陵二畫。乃天慶觀壁李懷仁畫龍。太平寺壁徐友畫清濟貫河圖。俱千古絕蹟。宋末尙在。吳德輝楊誠齋有詩題詠。今人不復能畫壁。輕縑薄素。苟且効技。徒取俗流之賞。不足發人雄思。止湖州興聖寺。趙子昂夫婦。左右二壁墨竹。差有歷落之韻。然亦模糊糜爛多矣。繪法於此。漸斷野狐。縱橫於紙筆之場。

可嘆也。

巨然畫。趙秉文跋云。此畫南麓任君得之宇文虛中。最後題云。天會五年正月八日。禮部尚書閒閒老朽趙秉文識。史明古駁之曰。天會金酋吳乞買紀年也。是歲丁未。爲宋欽宗靖康二年。金兵方入汴。虜二帝北去。高宗卽位。改元建炎。明年戊申。以宇文虛中爲祈請使使金。虛中遂降於金。後十有八年。虛中被殺。則合刺皇統六年丙寅也。而秉文以烏祿大定二十五年乙巳。方登進士第。至吾都補興定元年丁丑。始拜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尋以論罷。五年辛巳。復起爲禮部尚書。寧甲速嗣立。改翰林學士。至正大九年壬辰。卒于汴。年七十四。計其生當在迪古乃之正隆四年己卯。上距丁未。凡三十二年。然則秉文尙未生。而虛中亦未至金也。豈南北分立國史記注。或失其真歟。或當時別有一趙秉文歟。或金之後世。亦有重稱天會。如元之有兩至元歟。抑考之任南麓名詢。正隆二年進士。已在秉文數十年前生。而秉文至於老朽。詢固無恙。又何其多一耶。若夫文詞之鄙。字畫之繆。固不在論也。然亦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粗知時世。先後而傳會焉。尙何辨哉。吳乞買一名晟。合刺一名

曹迪古乃一名亮烏祿一名一吾都補一名珣寧甲速一名守緒。

趙閱道琴鶴風標。清映千古。其手翰整栗道美。酷類范希文道服贊。蓋二公精采同一律度也。余得見其山藥帖語云。拈啓辱誨示。以南都山藥分惠。曷勝珍感。介還布謝。崖略不宣。知郡公明大夫。拈頓首。卽刻末。又數字云。海柑四十顆。容易爲獻。皇恐皇恐。宋時目薯蕷爲山藥。蓋已避真宗諱矣。宋之南都卽今之歸德也。

始興盧度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而去。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曰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夏孟暘昺昶之兄也。精書法。預修永樂大典。初授永寧縣丞。被誣謫戍。大學士楊榮薦書釋典。擢中書舍人。善繪雲山嵐樹。得意不減米南宮。高房山。

支鑑。字汝同。性整潔。日就窗几。界烏絲闌。作小楷百字。畫細篠澗蒲。頗極幽致。

顧信。字善夫。元大德初爲浙江軍器提舉。以能書稱。從趙文敏公遊。得其



書必鐫於石。作亭扁曰墨妙。晚年號樂善處士。

汪玉水購得文五峰萬壑松風圖。從下數上。凡五層。第一層大松四樹。踞盤石而生。石根橫一平橋。橋下湍流漱雪。碎石滿欄。第二層略見山脊錯落。布中松五六樹。樹根一老獨坐。又二行者在松徑。松間有亂流滾下。第三層作小中松四堆。在平崗上。崗左右嵯岬露山脚。犬牙相錯。水淙淙其間。一老者跌坐而琴。一人倚樹而聽。又二人促坐對語。第四層寸樣小松三四帶。雲氣雜之。上作尖峰七八座。左右各取勢爲之。峰巒迸瀑五處。第五層削壁直下。上下大小松樹。皆披拂震動之象。余見王叔明臨展子禽北風圖。筆法如此。此等大局面畫。非經着意布置。與陶鑄古人法中者久。未易窺其籓也。

薺和肝夜明目。夜則血歸於肝。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東坡與徐十三薺羹書。以爲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於味外有自然之美。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

劉孟希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採盡。至秋則無人採矣。不知孟希特見永興之蓴耳。春蓴如亂髮不足采。秋蓴長丈許。中止一二尺。生冰甚滑。一二尺外。

皆棄物耳。春蓴嫩不堪作羹。季鷹秋風之思。正在此一二尺間也。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太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所進奉。類非佳味。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吳丹麓傳松脂方。用上好煮酒煮松香。先用淨水浸洗。煮二十七沸。每沸良久。傾出。水瀝乾。易水煮沸二十七次。又瀝乾。用酒煮二十七次。候燥。研粉如玉。每斤加柏子仁去油淨末八兩。甘菊花去蒂淨末八兩。何首烏用牛膝黑豆蒸九次。淨末八兩。入前松香中煉蜜丸。如桐子。每辰或滾水。或酒。服八十九。堅筋骨。易鬚髮。長生不老。松之能壽人。聞之久矣。山中道者。春時取松嫩頭。去粗皮。蜜漬之。略煮令蜜透。勿太熟。食之香脆而益人。東坡作茯苓沙法。取好茯苓。去皮滓。水澄過。曝乾。淨蜜和勻捏團。裝瓦罈中。隔湯煮三炷香。卽成團矣。

元至正壬辰年。湖州雷電以雨。有物如果核。雜雨以下。破而食之。味如松仁。或曰。此娑婆子也。倪雲林詩云。庭前樹子落娑羅。又是一種。

沈石田灣東草堂圖。酣濃蒼鬱。純法董源。有題句云。愛子別業灣之東。去

家僅在一里中。蔽門遮屋樹未大。矮簷但見麻芄芄。頻年一意耽詩酒。翻然改與耕夫偶。赤脚盥飯走細媵。戴笠牽牛映新柳。時人喃喃笑子愚。阿翁儘有高明居。何至妻子嫌側陋。何信兄弟專錙銖。從人自說渠自好。力田養親殊有道。強於遠宦竊升斗。手種長腰使親飽。力田養親樂已多。兄弟妻子如予何。我與題詩解嘲罵。門外雨來蛙滿河。成化壬辰五月二日。爲德韞弟作。沈周。

石翁此詩。真率樸直。如家常話。不作一毫綺語。味其意。德韞者。乃不和於俗。而力田自好者。翁之所深與也。吳江有一種長腰米。作飯粒大而香。食之益人精氣。德韞所營以養親者。賢哉。

倪雲林漢御史寬後。十世祖碩事西夏。宋嘉祐中使中朝。留不遣。占藉淮甸。建炎時。五世祖益渡江居常州無錫縣之祇陀里。高祖伋。曾祖淞。祖椿。父炳。兄珪。子洗。字孟民。周南老作墓誌。敘次甚詳。母巖。配蔣師鞏。昌王仁輔。仁輔老無家。奉養如父。歿喪葬爲制服受弔。

漢武內傳。載上元夫人。授帝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洞東蒙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

癸六遠隱地入術。丙丁八泰九赤班符。六金入辛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十二事。皆陰陽五行十千十二支中制剋生化之理。至人神明之。以爲妙術。後來寇謙之杜光庭鄭思遠林靈萼所輯三洞符經。不外此數種。真以爲琅霄蕭臺八會文所降。未敢信也。而謂寇杜輩悉出己裁。亦非也。

玄門守泥丸。亦子無英白元之事。是收拾神氣向內。久之則神凝而冲舉矣。佛家彌陀十六觀。乃拔神置清虛潔妙之地。觀成則脫去穢濁。而往生矣。設教雖一。其求清升上臻一也。

漢書太液池中作三神山。以象海中瀛洲方丈蓬萊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有樹名影木。月中視之。如列星懸。火精爲日。刻墨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槩以測昏曉。不虧弦望。時有香風冷然而至。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食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細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裳。蓋輕而曜於日月也。蓬萊一名防丘。亦名雲來。水

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方丈一名巒雉。雲色常紫。上有通霞臺。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三山統名崑丘。亦曰神山。上有不死之藥。食之輕舉。

使遼錄云。北馬有割去肝。能走百餘里者。其法以醇酒飲之。於脅間取出。沈伯遠一研。正作馬肝色。余爲銘之曰。剗駿馬肝。沃以醇酒。研磨隄糜。風雷入肘。或曰此史皇氏斧也。文匠斲削。轉相授手。

元柳道傳貫行書虎丘詩一卷。縱橫道逸。亦鮮于之亞也。詩語宏麗。手錄之。題云。奉陪侍御金源公虎丘之遊。閱數日。乃能成詩。以記覽歷。詩凡二十五韻。闔藏窈處。白虎臥其丘。殉葬劍已化。金精猶上浮。秦強事穿伐。鬼功叶人謀。剗腸裂青壁。瀝髓發寒流。樹色不知古。蛟龍鬱相繆。蛻影入深窈。鐵花繡吳鉤。供庖綆汲餘。千人宜浣漱。生公昔講經。聚石石點頭。至今盤石上。法雲垂蔭休。寶坊何年建。凌虛出飛樓。北牖俯平楚。西軒延廣疇。登臨小吳會。萬象一目收。韋白題詩後。物華厭雕鏤。胡哉幽獨君。窅然遺清謳。茲山起原隰。山形如覆甌。我疑星遊空。墮地得長留。不然駕海來。六鰲爲載輶。現成般舟臺。不以聞思

修。客過閩門西。看山幾回眸。是節風日美。招攜有扁舟。旋擢午景停。繫籬野陰稠。行酒進熱啜。飲闌歸意遒。詞客思如雲。尙書氣橫秋。吾衰落人後。技癢紀斯遊。謬語尙可芟。蕪穢焉能瘦。

至順四年四月六日。侍御王公叔能放船具酒肴。以邀常博柳先生遊西丘。盤桓金氏圓覺院。必偈日入而歸。余與遂昌鄭明德實從詩。吾往嘗和之。侍御公歿後數年。先生有待制之命。復由此而北。未久終於官。於是萃其遺一爲一卷。異日其子孫見之。庶知予於先生不忘也。時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九日。錢良佑志。

趙松雪爲黃子久展書快雪時晴四大字。可作扁署。諸公題者數人。

趙公展快雪時晴爲大書。與昔人促蘭亭同一機括。如畫龍者。胸中先有全龍。則或小或大。隨時變化在我矣。此四字公爲黃君子久作。子久以遺莫君景行。遂以名其齋云。至正五年九月二十日。黃潛觀。

右軍張侯帖。唐人硬黃所臨。米南宮定爲神品。并敘其傳者本末。而字多朽闕。趙文敏公爲書于後。帖中快雪時晴一語。最爲佳絕。復展書之。筆勢結

密。咄咄逼真。使南宮復起。見當檢衽。二者俱藏景行氏。嗟乎。徑寸之珠。盈赤之璧。小大或殊。皆至寶也。得而合之。是豈偶然也耶。河南張翥敬題於武林史局。

文敏公大書右軍帖字。余以遺景行。當與真蹟並行也。黃公望敬題。

晉尙清言。雖片言隻字。亦清快。雪帖首尾廿四字耳。字字非後人所能道。右軍之高風雅致。豈專於書耶。趙文敏公以松雪名齋。特表章首四字而大書之。亦豈無謂歟。此幅可與帖並傳天地間。散落異處。何幸而合於莫君寶之寶之。沐段天祐。

晉人爲書。每能徑丈一字。方寸千言。蓋其胸中自得全牛。故或大或小。皆有遊刃之地。若趙文敏書法。雖特起今代。而其所造詣。實追晉人。及觀快雪時晴四字。信乎與右軍帖高致無異。想當其運筆之時。意合手從。亦不自知有今昔大小之間。故能得其神趣之妙。使第以形骸索諸古人。惡足以及是哉。藁城倪中敬書于武林安國里之和陶軒。

古人臨帖。妙在得其意度。不特規規於形似而已。趙文敏公臨右軍帖爲

尤多。余家藏快雪帖久矣。公反覆題識於上。可見其珍重之深也。又摘此四字展書之。雖大小形似之。或殊。其意度則得之矣。遂揭之齋中。以並傳不朽云。南屏隱者莫昌識。



六硯齋二筆 卷三

陶九成南村圖。余見叔明雲西輩數本矣。今又見杜東原南村十景圖。磅礴蒼秀。極得北苑遺法。其景曰。竹主居。蕉園。來音軒。闔楊樓。拂鏡亭。羅姑洞。蓼光庵。鶴臺。漁隱。蝟室。杜自題云。余少遊南村先生之門。清風高致。領略最深。與其子紀南最相友善。不意先生去世。忽焉數載。偶從笥中得南村別墅十詠。吟誦之餘。不勝慨慕。聊圖小景。以志不忘。圖成。卽置之故甌中。一日紀南過訪。檢出相示。欣然謂先君可從此不朽。傳之後世。猶令人知胸中丘壑。強欲持去。遂命錄先生詩於後。并題數語而歸之。正統己亥春三月既望。京兆杜瓊識。

九成陶隱君品望絕高。與雲林惟寅輩名重一時。其南村別墅最著人耳目。東原先生從遊甚久。親炙其高風。余恨不獲見九成。而幸與東原交知。猶可想像遺範。然不得遊別墅。未免生不同時之嘆。紀南持此冊索題。披其圖讀其詩。不啻置身蕉園漁隱間。而隱君品行亦恍然。展玩中并知東原之師九成。不獨以同堂已也。題識之餘。彌深景仰云。成化辛丑春二月既望。延陵

吳寬書。

趙文敏臨王右軍書陰符經。精麗晃目。文亦與世傳者稍異。跋者三人。俱元高士。

子昂小楷。自是一絕。此又其精到者。可寶也。式觀于姑蘇寓舍。因書。大德七年春二月廿又六日。

小楷無拘狹之態。此畫讚黃庭筆意。惟子昂得之。大德七年二月二十又七日。通州錢重鼎觀于子順書室。欣賞之餘。聊識卷末。

陰符經一名黃帝天機之書。曩見王右軍石刻陰符文。與今文少異。子昂蓋有所受。故筆力精到。不減右軍石刻。其得宇宙在乎手之意歟。南山人從吾子黃仲圭書於三茅峰難老堂。大德丁未十月廿有三日。

元僧方厓墨竹。瀟灑浙瀝。默坐對之。如有聲。扶風馬治題云。瑟瑟空外音。兀兀林下定。伊人本無作。獨坐欣已暝。珠光納大千。重疊秋更瑩。萬籟何緣生。太虛有成聽。悲哉湘川瑟。鏗乎衛之磬。風聲雜梧竹。物我此交聲。如何濁世士。強聒有不醒。焉知靈通門。寥廓謝畦徑。文靖持方厓所畫竹見示。俾錄虞道園

先生寄題聽秋軒詩。軒蓋厓在重居寺時燕私之室也。因寄前十五年。厓自吳門歸。余亦次先生詩韻。雖不免識者劾顰之譏。漫此以見意耳。歲洪武壬戌冬十月三日。馬治。

林君復以湖山傲人。然亦不免噉名之習。當時有作西湖墨本者。於孤山左側。林蘿祕邃間。狀出衡茅。題云。林山人隱居。以示君復。君復喜甚。爲作一詩以承之。

謝臯羽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望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祕。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有浙東西遊錄九卷。又慨朋友道喪。合同志姓名作許劍錄。

會稽王冕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韭薤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著一書。祕不使人觀。曰我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至也。

李伯時在彭蠡濱。見野馬千百爲羣。因作馬性圖。蓋謂散逸水草。蹄齧起伏。得遂其性耳。知此則平日所爲金羈玉勒。圍官執策以臨者。皆失馬之性矣。

是亦古人作曳尾龜之意。

與可墨竹。枝葉榦節。皆以法度勝。然其意未嘗不以散逸爲妙。觀其自題畫齋一絕云。試品齋中畫。曾無第二流。頑礪與亂篠。應挂在當頭。則其神賞於筆硯縱橫。而不徒以甜滑自貴。可知矣。

楊維禎初亦自號梅花道人。見於自作鐵笛道人傳。

古禮男子生具弧矢。以射四方。青史子載其弧有四時之別。春以梧。夏以柳。夏季以桑。秋以棘。冬以棗。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

華頂天台第一峰。高一萬八千丈。周迴一百里。少晴多晦。夏有積雪。朝暮可觀日之出入。絕頂東望。滄海渺瀰。俗名望海尖。上有王羲之墨池。

宋高郵桑世昌。號莫庵。有文集三十卷。尤表揚萬里陸游樓鑰。皆與之遊。所著蘭亭考。淹貫精覈。辨晰昭然。爲翰墨家寶書。其父桑莊。紹興初流寓天台。樂其奇勝。有茹芝廣覽二百卷。

曹勛。穎昌人。字功顯。贈太師。謚忠靖。爲金國通問使。使還乞身。提舉桐柏宮。因家天台。子耜。工部郎中。知蘄州。子耘。利州觀察使。余跋就李曹氏族譜。未

曾與之互質。

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依資治通鑑纂錄。而師淵史學頗非所長。句字割截。不成文理。極有可發哂者。如陳平本傳云。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蓋謂玉綴於冠。祇是外美。如後人所云。繡花枕之類也。綱目節去數字。直云。陳平美如冠玉。便絕無意味。又唐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美而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古婚通。蓋言知之惑婢。不正娶也。綱目乃云。知之爲之昏。不大可笑乎。以朽學佐成晦翁之繆。師淵之罪也。

宋趙子良畫雪景。裘竹齋題之。味裘句。則畫味溢出矣。一云。空篔君鄉來。分明記江樹。想君詩成時。夢作白鷗去。一云。平生交遊間。我憤蓋屢岸。區區稻梁謀。君亦逐鴻鴈。一云。風簷手君詩。心跡已清絕。何當更長吟。坐對澄江雪。一云。扁舟兩漁翁。清唱發白暮。安得如鷗夷。相與五湖去。白暮二字更奇。

唐人極重潤筆。韓昌黎以諛墓輦人金帛無算。白樂天與元微之歡好。視兄弟無間。及銘元墓。猶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案玉帶。價直六七萬。則皇甫湜責裴晉公福先寺碑。多至九千緡。不爲過矣。宋太宗時。凡勅製文字。皆欽定潤

筆之數。又移檄督之。蓋仍唐之習也。

蔡君謨。少年頗耽聲色。既與諸伎鬪茶。如龍倩周韶輩。特爲書其小詩。又遊寓所到。必訪佳麗。過嘉禾郡。留一絕云。盡道瑤池瓊樹新。仙源尋到不逢人。陳王也作驚鴻賦。未必當時見洛神。亦狹邪之作也。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針頭而聽法。不相妨礙。

元周伯琦書相鶴經。自稱谷陽生。跋云。右經一卷。迺浮丘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系一詩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鍾繇稱獨步。草臨皇象已專門。拆釵未墜風前股。漏屋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馳騫莫須論。

劉完菴贈僧西田長幅山水。酣縱有氣韻。自題云。戊寅孟夏朔日。西田上人持酒肴。過余清白軒中。相與燕樂。恍若致身埃壒之外。酒闌。上人乞詩。畫爲別。遂援筆成此以歸之。先得詩者。薛君時用也。彭城劉珏識。薛諱英。詩云。禮罷金經暫出遊。片雲孤鶴思悠悠。浮杯直到南溪上。贏得文房下榻留。水閣焚香

對遠公。萬緣都向酒杯空。清溪日暮遙相望。一片閒雲碧樹東。又沈孟淵沈恆吉。俱有題語。

王孟端贈黃叔洪山水一幀。用筆精到。超出幼文天遊之上。而與叔明並駕。平生所絕少者。耐軒居士王達一詩亦佳。詩曰。萬古山川一鑑開。層層曲曲見樓臺。雲隨曉月峰前墮。鷗逐春溪樹裏來。兩岸落花人蕩槳。半汀殘雨客啣杯。寰區何處有此地。物外四時無點埃。豈但右軍多筆法。要知黃石是仙才。奔灘觸浪飛頰鯉。絕壁凝嵐護翠苔。玉室金堂疑太華。紫芝瑤草憶蓬萊。相看六月不知暑。一榻清風真快哉。

子昂書法於王大令極其染神。嘗臨授衣新婦服地黃湯承冠軍三帖。尤為畢肖。俞焯題云。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耳。此數帖雜用行法。初非用意。而逸筆絕羣。自非生而與晉人氣韻冥合者。未易窺其室也。松雪臨之。如大鏡中看全身。鬚眉形影。無一不相似者。非但髣髴而已。寧之其實之。

鐵冠道人雪中赤脚登華頂。取雪團梅花嚙之。大叫曰。寒香沁我心腑矣。

余嘗撫其意。得句云。獨立虛簷人不到。自團殘雪噉梅花。然但吞噉而已。未有嚼之者。以花味辛辣。不堪咀味耳。元四明烏斯道者。乃有嚼梅絕句云。蜜蜂空有一生狂。此味從來不得嘗。我愛芳馨如嚼雪。幸無蘇武九迴腸。亦奇思也。湯正仲字叔雅。楊補之甥。寫梅法補之。楷書道整。學楮河南。而加蒼老。嘗書補之所作梅詞柳梢青十首。詞亦工麗。陳眉公先生攜卷見示。詞曰。爲愛冰姿。畫看不足。吟看不足。已恨春催。可堪雪裏飛英相逐。祇應標格孤高。似羞對妖紅媚綠。藏白收香放。桃李漫山麤俗。

雪豔烟痕。又要春色。來到芳尊。憶得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遶遍江南。繚牆深院。水郭山村。

月轉牆東。幾枝寒影。一點香風。清不成眠。醉憑詩興。起遶珍叢。平生只個情鍾。漸老矣。無愁可供。最是歎息。倚樓人在。橫笛聲中。

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綺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嚼蕊吹香。眉心貼處。鬢畔簪時。

天賦風流。相時宜稱。著處清幽。雪月光中。烟溪影裏。松竹捎頭。生憎人在



高樓羌笛怨。驚催鬢秋。不道明朝。半隨風遠。半趁波浮。

水曲山坳。寒梢冷蕊。隱暝修篁。細細吹香。疎疎沉影。惱斷迴腸。爲伊駐馬橫塘。立盡烟村夕陽。空嬾吟鞭。幾多詩句。不入商量。

傲雪凌霜。愛他梅蕊。攬借春光。步繞西湖。興餘東閣。可奈詩腸。娟娟月轉迴廊。悄無處安排。暗香一夜相思。幾枝疎影。落在寒窗。

月墮霜飛。隔窗疎瘦。微見橫枝。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屏帷。個中風味誰知。睡乍起。烏雲任欹。嚼蕊揆英。淺嚙輕笑。酒半醒時。

茅舍疎籬。半飄殘雪。斜臥低枝。可更相宜。烟藏修竹。月在寒谿。寧住立拚瘦損。無妨爲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詩。

屋角牆隅。占寬閒處。種兩三株。淡月微雲。嫩寒清曉。香徹庭除。羣芳欲比何如。癯儒豈膏粱共途。因事順心。爲花修史。須紀中書。

趙大年江鄉雪意圖卷。項晦甫物也。嘗託盛德潛爲媒。致之而不可得。耿耿於中者。二十五年矣。今崇禎庚午之二月。晦甫臥疾。忽令所善鮑老歸余。旣成購。而晦甫卽治後事。若相付者。余慶物之來。而悵友之速化也。越月。陳眉

公先生顧余清樾堂。出觀終日贊嘆。大年與蘇米狎交。東坡每見其畫。則以朝陵回嘲之。蓋宋宗法嚴。不令宗子出城故耳。此卷初作四五大樹。根株錯互。梢榦蕭森。中段半帶雲氣。出沒掩斂。極有奇狀。其餘層沙起伏。烟樾淒迷。水鳥戢翼藏身。散布蘆洲草棘間。備空寒荒遠之思。一片江鄉物色也。文伯仁題爲聚禽圖。余以爲不然。題者數子。元人虞輔一歌最妙。歌曰。我昔江鄉遊水際。放懷頗爲鱸魚鱠。征鞍自笑擁重裘。沍凍于時天地閉。太空冥冥久陰晦。長風蕭蕭雲著地。樹枯桑落空槎牙。敗葦黃蘆色憔悴。蘭橈布帆在何許。但見寒鴉騰陣勢。塞鴻飛起稻梁謀。鷗鷺羣鳥猶水戲。江上豪家百不憂。已備金帳羊羔醉。安知不有戴安道。應擬幽人乘興至。浙江畫史有天工。一幅生綃生巧思。開圖宛似昔遊時。知是江鄉描雪意。吳匏菴題云。密林蔽日青蒙茸。兩岸都歸烟霧中。分明罨畫溪頭景。只少垂綸一釣翁。釣翁莫放扁舟至。沙上鴛鴦方好睡。落盡桃花不出溪。夜來細雨春流膩。劉仲仁春題云。朔風獵獵滿江臯。同雲藹藹覆林梢。羣鳥半飛半自止。寒氣疑欲舞青腰。蒹葭兩岸含霜色。路上行蹤渾盡匿。野鳥逐隊臥沙洲。白鷺驚飛還斂翼。漁舟罷釣幾時歸。似聞滕六怯寒威。雁行

但見俱北向。玄律應知聞化機。茫茫萬里渺何許。山色朦朧杳無覩。河流騁望只如帶。古樹蒼蒼橫楚浦。忽看此景心欲顫。豈是窮途曾詫見。東郭行看履可嗤。梁園擬復開歡宴。重陰已極陽當生。墮指莫愁寒漸輕。東風一日回燕谷。盡掃陰霾廓太清。文伯仁彭題云。此趙大年江雪聚禽圖。上有耆德中正印章。爲楊邃翁家物。昔於丹陽孫氏見之。又有緝熙敬止印。是南宋內府所藏。大年之畫。世不多見。此可寶也。隆慶元年九月望日。

陳眉公先生攜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見示。每卷有臣王著摹。及汪俊陳知古等名。紙墨極新好。較吾禾項氏所藏。又出一頭第。每段行間。亦多有異。魯孔孫屠用明以別本相對錄出云。每卷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著模四字。漢章帝書遐邇右有一二小字。梁武帝下有一十三三小字。唐太宗書下有橫裂紋。第二卷鍾繇書。多戎輅帖。諸帖少見。王珣少伯遠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張華書有橫裂文。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第三卷王渙之書。反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三小字。又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橫裂紋。羊欣書後有汪俊刻三小字。在欲何之左。

孔林書有橫裂紋。歎具傍增悒悒脚中四字。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蓋八字。悒悒十二字旁添。與今刻不同。第四卷陳達書。後有橫裂紋。又有四十三三小字。歐陽書。有橫裂紋。第五卷。智果書。書評索靖俱全。第六卷。汝不可言下有裂文。小佳更帖。問字口有裂紋。第七卷讓未知。如下有橫裂紋。七行篆書。尾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七字。八卷發廬帖。後有莆田陳知古五小字。月半帖下有橫裂紋。六行尊夫人帖。不字右有裂紋。取卿帖知耳。耳字有補痕。第九卷思慈帖。後有知古二小字。思慈無往帖。後有汪俊二十字。第十卷臣王著模四字。在獻之書旁。求耳後篆尾前有第十卷三字。在追求左。第字與追字並。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歲十一四字並。與七卷尾字稍大。

張邦昌於元符三年使高麗。適其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使人權。立邦昌爲王。旬月後。詔還之。宣和中登執政。靖康使金營虜。圖滅趙宗。立邦昌爲楚帝。服袞冕。朝百官。三十餘日。此人命官不知主何星曜。而屢竊南面之權。雖終隕滅。然亦異矣。

幹離不索宋金玉寶玩殆盡。又索玫瑰一觔。玫瑰不知何物。當時答稱止

五臺一僧能造。僧亡。其法絕矣。然則玫瑰者。亦番硝之類。火煉藥製而成者。今人名花。以玫瑰紅紫色。可以想見。

竹懶草花帖曰。花者草木之英。陽和之滋秀也。地靈不必京洛。家珍不必姚魏。唐昌玉蕊。后土瓊葩。車騎奔馳。祇供囂競。何如嫣然獨笑。獻媚叢簿之間。娟爾小妍。弄姿縟苔之上。瑣碎則墮珥遺鈿。連翩則繁機密紉。輕黃淡碧。各自炫奇。短莖柔條。共相倚態。當夫粟留聲沸。戴勝飛低。淑景乍暄。綠陰匝地。茗柯戰其芳液。筍版薦其鮮腴。琴罷酒餘。石邊林下。數牡丹之落片。吸荼蘼之剩香。正爾寥寥。覩斯種種。其爲物也。微而多致。雜而有章。乍逢而欣若。深玩而不厭。羅集而非侈。每於斯時。解杖頭之百蚨。營籬脚之列缶。硯泓有滴。灌同漢陰。薰燎絕煙。夢來香國。蠹魚欲化胡蝶。結蚓半出螭螭。種名紛沓。不用玉籤。開落任時。何煩羯鼓。斯亦幽人之極。而偏賞之偉麗也。昔淞陵有馬塍翁。種花自業。蘇舜欽與之還往。錢唐亦有西馬塍。錢氏貴戚孫姓者。擅之。張貞居猶能識其故址。蓋塍者。田間之蹊也。馬塍。則蹊之廣者。大都在城闔之四隅。與大道之側。既不當軌。又不任犁。故逸老結廬而託處焉。竹懶二十年前。侍養餘暇。亦與玄

洲盛叟者。締園田歡。叟得新異。必見餉焉。叟破百金之產。廢四民之業。而事此。其子若孫。每反唇側睨。而叟不顧也。余嘗因叟有句云。蝶爲迷香隨墮蕊。蟲因飧秀冒初芽。又云。菊分細種偏難養。蓮是重臺未易成。又云。粉豔且教低着水。幽香不遣盡當風。頗盡叟婆娑之意。今叟赴夜臺。飯重思稻。玩轉燐花。不可復作。余所仰僮奚。握錢懸購耳。因悉書其名以督之。

迎春 紫白蝴蝶 剪春羅 剪秋羅 十樣錦 石竹 水木樨 番  
菊 虞美人 十姊妹 線穿牡丹 紫茉莉 鼓子花 六月雪 羊  
躑躅 長春花 紫花蒂丁 紫蘭 午時花 白花蒂丁 飛來鳳  
金雀 紫牽牛 白牽牛 刺蘼 山丹 金絲梅 金絲桃 馬鞭花  
柳穿魚 鹿葱 秋葵 藺蒿花 秋海棠 錦葵 紫鶴 蜀葵 淡  
竹 白鶴 素馨 月季 水仙 百合 金萱 蜜萱 珠子百合  
金絲荷葉 纏枝牡丹 錦帶 僧鞋菊 朱蓼 雞冠 五色鳳仙  
萼菴 枸杞 夜落金錢 露水菊 夏菊 寒菊 蕨明 馬蘭頭  
天門冬 麥門冬

庚午四月下旬。齋居無事。徐節之攜吳復初山人所著吐綬鳥來云。此鳥復初養之十餘年矣。初由西僧籠至。復初購得二隻。其一以飲酒過多醉死。此鳥獨留。今神益旺。羽彩鮮澤。復初得其性。飼之惟謹。所啖榛栗瓜子胡桃仁芡苜鮮菜。間與三白酒。天稍暄暖。不敢多與也。天啓癸甲間。杭城大火。延燒數十里。汶上李鶴汀作守。復初適攜此鳥寓西湖。人士謹言鳥能辟火。藩臬郡邑長俱就視。鶴汀議捐重資懸購。山人毅然不可。潛攜之歸吾里。白苧斗室。低簷焚香。讀道書。朝夕與鳥相賓。或經月不出。灑如也。昔尸鄉祝翁養雞千百。與雞作名字。呼之輒來。衛濟川馴鶴能令啣書。佛說劫初禽獸俱能人言。與人相親。後因人心險毒。機械日熾。掩殺無厭。故畏避藏匿。漸與人隔。而情欲嗜好。一不通矣。中古至人避人避世。未能入壁隱樹。姑引異類與之相處。實此意耳。節之留鳥竟去。曰少須卽吐綬矣。是日凡三吐綬。丹翠彬蔚。相錯成文。若組紵而就者。垂尺餘。廣半之。諦視實不見梵書壽字。嘗記昔年鬻古者。持示滕昌祐懸壽鳥圖畫。一鳥綠羽朱喙。狀如鸚鵡。頸挂絡索。中有瓔珞珠璣。綴黃素一幀。上書壽字。似隸似篆。則刻繪所成。爾時心知是宮禁邸第中所蓄。如投瓊鳥啣杯馬之

類。非生成物也。且余詳考記載。此鳥絕無壽文之說。禽經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冠鳥若鷹是也。帶鳥若練雀是也。纓鳥若綬鳥是也。綬鳥名鶡。亦謂之吐綬。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風不吐。雨不吐。有驚懼之虞。亦不吐。詩曰。中唐有璧。邛有旨鶡。言不戕賊之。故中唐有璧。不驚懼之。故邛有旨鶡也。一名避株。行必避草木。慮觸其嚙。亦曰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詩謂之旨鶡。此或剖其嚙。無復有綬綵矣。述異記曰。吐綬鳥。身大如翟。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卽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卽不吐。又禽經曰。頸有綵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山。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采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華夷禽獸考曰。魚復縣南山有鳥如鳩。羽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又食必畜嚙。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嚙。行必避草木。一名避株鳥。謝靈運在會稽作山居賦。曰。雞鵠繡質。鸚鵡綬章。蓋會稽深山中。亦有此鳥也。按此從無梵文壽字之說。亦不言其能辟火。再考辟火之鳥。凡四。而吐綬不與焉。山海經曰。符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翠而赤喙。其名曰鶡。可以衛火。小華之山。鳥多赤鷲。山雞之屬。胸



腸洞赤。冠金皆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光采鮮明。音作蔽。或作驚。可以禦火。翠山其鳥多鷗。狀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赤足。名曰馭。可以禦火。若夫驚之爲冕。以其文也。先王以供朝祭。鷗之爲冠。以其鬪也。戰國以冠武士。鷗鷗之爲飾。以其麗也。漢以冠嬖倖。與吐綬初無涉者。吐綬之爲鳥。與諸負文之羽。尤爲雋異。且翕張變化。若與神明通。故人尤愛之。凡吉祥喜事。悉以歸之。如曰綬者。祿也。是宜官祿。又曰綬者。壽也。是宜長生。又以其形質偶類山雞。赤鷗。而謂其能辟火。皆妄語也。惟復初山人者。購之以多金。而不貪。譽之以飾說。而不信。淡然與鳥處。而鳥亦安之。若渾然偕生於開闢之初。而爪牙角距。一無所施者。是其所以常有鳥歟。旣籠鳥還。客又綴之說。以報節之。非所以使聞於山人也。右吐綬鳥說。

老子中經曰。百歲之人黃頭髮。二百歲之人兩顴起。三百歲之人兩耳聃。四百歲之人面縱理。五百歲之人方瞳子。六百歲之人脅肋駢。七百歲之人骨體填。八百歲之人腸爲筋。九百歲之人延耳生。千歲之人飛上天。

大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日爲濯曜羅。三天真人呼日爲圓光暎。太素天中。

呼曰爲眇景。皇上清真人呼曰爲九曜。生泰清。天中仙人呼曰爲太明。太極。天中呼曰爲圓明。玉賢。天中呼曰爲微玄。東華真人呼曰爲紫曜明。亦名圓珠。亦謂始暉。亦謂太明。亦名鬱儀。

色界人化生。但噉香。無便利。無色界人化生。併無色想。乃有形。長數百里。而不自覺。

厚地之數。其下二十億萬里。得潤澤。下二十億萬里。得金粟澤。金粟澤下二十億萬里。得金剛鐵澤。金剛鐵澤下二十億萬里。得水澤。水澤下八十億萬里。得風澤。風澤下五百二十億萬里。乃天地網維。制使不陷者也。

仙人服日月光芒者。宜食竹筍。鴻脯筍者。日華之胎。鴻脯者。月胎之羽鳥也。

北斗九星。其二不可見。漢霍光家典衣奴。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暉非常。乃拜之。遂得增年六百。

人三魂。一曰胎光。屬天。喜清淨。以無事恬愉爲樂。二曰爽靈。屬五行。喜機智。以擒制幹濟爲樂。三曰幽光。屬地。喜欣合。以耽溺沉滯爲樂。

儒者論魂魄曰。魂神歸天。體魄歸地。則魄者骨骸耳。道家稱三魂七魄。迺云。魂者陽神。魄者陰神。不徒有其數。且有其名。則魄亦無形之神矣。醫亦儒之支流。亦曰肺藏魄。魄何居。

桑榆子曰。身外虛空。亦天也。身內虛通。亦天也。天者。虛氣之靈。

石之陽精爲玉。石之陰精爲金。神仙以金石藥二十四品。搗煉如法。二十四日。成八景四蓋三珠降生神丹。又煉麻腴一斛。葱薤白各二觔。亦如八景神丹日數。腴成。入神丹。更火之。如前日數。又寒之七日。登之藥煙。變成明月珠五株。取佩之。光映天地。與日月同景。五珠成。復又火之。如前日數。寒之二十二日。乃開。五珠變成三華飛剛之龍。乘之以詣九宸之宮。故高上經云。子乘隱龍。與天無窮。或取錫十觔。於鐵釜熬之。半日。投四蓋紫華一銖。合攪之。成歲蕤紫金。投三銖。成懸黎綠玉。取八景丹。搗三萬杵。日服一丸。如小豆許。身生玉光。壽同天地。體香聞三十里。燒一丸。辟百邪惡氣。而芳香十日不絕。已死未三日。服一丸。如大豆許。立活。此等神奇變異之說。世間不必定有此事。然於造化實有此理。善讀異教書者。亦不必存疑信二端。姑持一閱之。以宕我神可也。

上品光明砂。出於辰錦山石之中。白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爲一座。生色如未開紅蓮花。光明曜日。亦有九枚七枚五枚三枚一枚爲牀座者。十二枚九枚者最靈。七枚五枚生者爲次。每一座當中有一大珠。可重十餘兩。爲主君。四面小者亦重八九兩。亦有六七兩以下者。爲臣。周遶朝揖中心大者於座。四面又有雜砂一二斗。相抱其玉座珠牀外。揀得芙蓉頭。成夜安紅絹中。光明透徹者。亦入上品。又有如馬牙成白淨光明者。是上品馬牙砂。有如雲母片白光者。是中品。白馬牙砂。圓長似筍生而紅紫色者。卽上品紫靈砂。若是白片稜角生青光者。是下品紫靈砂。如交桂所出。但是座生及打石中得者。形如芙蓉頭而光明者。亦入上品。如顆粒成三四枚。重一觔。通明者。爲中品。片段成明徹者。爲下品。如衡邵所出。總是紫砂。打破石中得紅光者。亦是下品之妙。如溪砂顆粒成而通明者。伏煉餌之。亦得長生留世。如土砂生於土石。溪砂養於溪水之內。土石相雜。不中服食。若得座中中心王君砂一枚。伏煉入五內。則功勳便著。名上丹臺。更服至七返九還。自然魄煉尸滅。神怡體輕。永爲上真之飛仙也。唐李文饒著芙蓉砂論。最爲精核。

每行荒江斷岸。遇欹樹裂石。轉側望之。面面各成一勢。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如以神存之。久則有時入我筆端。此犀尖透月之理。斷非粉本可傳也。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談道。論天下事。元章終日弄奇石古物。與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隸。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有觸。卽爾迸出。如石中爆火。豈有意取奇哉。己已臘月盡。魯孔孫猶相依。不忍別去。爲拈此一籌相印歸而開之。或足佐椒柏供也。

元僧覺隱曰。吾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葉勢飄舉。花蕊吐舒。得喜之神。竹枝縱橫。如矛刃錯出。有飾怒之象耳。彼佛者流。卽金容玉毫。從九品湧出者。亦觀力所就。矧草木庶品乎。孔孫蘭竹擅妙。古人之法。已無不窺。因其請益。特助此世外一則語。

士人以文章德藝爲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唯受役。兼亦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狗人。遂堅意禁制。不爲。余嘗謂王摩詰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

陶隱居年十二於渠閣法書中見郝愔黃素寫上清丹法慨然有神仙之志。大都東晉士大夫。既留意筆札。又不屑爲俗間書。是以右軍黃庭內外景。陶貞白神仙起居法。琅然照世。不獨楊許喜錄。上真祕授也。

地記稱衢州常山縣石洪溪水中產石。奇秀萬狀。有高不盈尺。而尖銳聯數十峰。高下起伏。嵌空穿漏。具諸洞穴者。昔年於吳山人少君處。見一石。僅如拳。而列十四峰。二十餘洞。當時不知何石。今乃知其石洪也。

水性欲流欲靜。靜則不撓不雜塵土。流則新活無淹腐氣。吾郡諸溪港極駛活。城下亦清映可愛。擇其稍遠舟楫處。甕汲停貯。宿昔卽堪烹點。其勝井泉數倍也。

日者繪法荒繆。展時流之製。令人憤憤思嘔。不如環列大理石屏。以一榻坐臥其下。番有荆關董巨之想。所謂天不足。則補之人。人不足。則還之天。亦却醑酒而飲清泉意耳。

雪詩多矣。大抵糞撒鹽飛絮而廣之。不則束筆爲許洞所困矣。惟沈啓南有一夜江山成玉換之句。玉換二字。何其奇也。

洪谷子故有溪山風雨圖。余嘗見王叔明所臨卷。較此尙長二尺餘。而景物更有歸僧扣寺門。牧兒逐墮笠。與浮鼻之牛守門之犬。而此俱無之。則西涯所云斷爛收拾。不獨楮素脫落。印章不全而已。然其筆氣渾厚。人物精采。所作客舟倚樹。搭蓋蓬席。一婦一童子。目睛仰注如生。山樵有不能不遜步者。專車一節。想見偉人。不可忽也。

每歲蓮初透水。未及葉際。爲驟雨所淋。輒中夭。余出新意。剪荷葉線縫之。作兜鍪狀。名曰蓮笠。雨前遍覆之。良有濟也。戲詠之曰。欲展凌波步。先爲行雨裝。擘羅深覆額。擁髻悄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裹玉囊。自憐嬌小甚。脈脈待恩光。

大觀帖拓於閣本。旣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蹟。勾填入石。較閣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爲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又以昏主諛臣所鑄。人不貴尙。無番拓者。所傳大抵皆當時搨本也。墨池筆壘。無關平章重事。烏可以人廢。無妨與淳化祖刻。膠乘而行。

按方衆甫汝誌。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岾嵌輶軒。至輒搨以攜去。人患苦之。後因樓燬。有司采此瘞之馬廄者。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廄有光怪。馬數夜驚。察之。是錮帖處。因掘出洗刷。置州吏舍。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神廟壬子。余謫倅汝。及見此帖。凡十二石。橫陳於禮房。石皆紫色。舍潤。一石計丈許。厚五六寸。所刻帖東西倒行。亦有零帖。就四隅湊綴者。以搨多。石有裂紋。字皆磨泐。余拊其石極愛之。戲謂汝守劉叔熙曰。帖無藉於如是厚。誠得吳中巧工。解其半以斲硯。蓋無上材也。而可得百餘研。叔熙笑以爲然。而莫名其爲何石。意伊洛瀍澗中所灑蕩而出。固嵩高之結璘乎。王元美評諸處帖。以汝居上中。余謂必出宋人。非近代所爲也。余從汝攜二十餘本。回無如此本。裂少而完多者。其先余而搨。又不知幾何歲矣。

黔江帖。北宋秦子明者。爲長沙副將。買石。令郡人湯正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閣本法帖。世所稱潭帖者。載歸壁之黔江紹聖院者。此本字情墨法的。係宋搨之佳者。但以曹陶齋譜系考之。多有參互處。如云。第一卷尾有淳化篆書三行。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



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摩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第二行休字立人作二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榮石。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摩勒七字。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爲一行。靈芝鐫爲一行。今一一對之。各卷尾俱止有淳化篆書三行。第二卷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仍是榮名。非石字。第八卷休字立人似點似拖筆。此不足辨矣。大抵閣帖之行。至元祐中。勳戚世家。諸侯鎮將。有餘力者。競摹勒一石以自雄快。特筆意有纖肥。工力有精拙。楮墨有良楛而已。今人知重泉州。而此本風度神采。遠在泉上。安知非更在黔江本前。如二王府之類耶。求美臞者。適口而已。何必沅江九肋哉。余亡友吳伯徵。博雅善鑒。平生寶愛此帖。歿以遺其子七郎清臣。清臣醇謹好學。篤意書法者也。帖十卷亡二卷。查係大令藉令唐文皇操衡則嚴家餓隸。可無惜其逋竄矣。一笑。

宋仲溫書法急就。勁利古雅。髣髴鐘鼎。溢爲繪事。唯寫細竹。嘗見其作雞栖石叢篠一幅。題語極自滿意。有藝成不覺自斂手之句。蓋謂不可復得也。吳

仲圭濃陰辣幹。平生不知狼藉墨。瀋幾斛。而亦有岡石小竹一方幅。森森別有風致。其自題云。野竹絕可愛。枝葉扶疎有真態。生平素守遠荆榛。走壁懸崖穿石罅。虛心抱節山之阿。清風白雨聊婆娑。長梢千尺將如何。渭川淇澳風烟多。老梅戲墨。元用以爲如何。

葛稚川之隸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今人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陶隱居父貞寶。家貧以寫經爲業。書類蕭思話羊欣。一紙價四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卽解書。而性好仙宗。遍索楊許二真手蹟。而次第之。以成真誥。凡道術種種。世未有不源而波浪橫溢者也。

巖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王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張堯臣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雀窠。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澆綠苔。偶有持中興四帥像來閱者。惟剩一韓蘄王世忠。而劉貌更修偉。且視諸公。皆其後進。是以落落倨岸。其命侍女代書。未

必不能書。直偃蹇耳。

皇甫湜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往往詰屈。至不可讀。故退之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又好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詩云。志業過玄晏。詞華似彌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其題浯溪石間。爲元結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鉞。約結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材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口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其語意。蓋衡量唐人文章。而詞亦有氣岸稜峭。非苟作者。洪容齋以爲風味無可采。非也。

皇甫松湜之子也。作醉鄉日月三卷。有云。凡酒以色清味重爲聖。色如金而苦醇者爲賢。色黑酸醜者爲愚。以家醪糯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粟釀醉人者爲小人。

李頻與方干同里。師事干姚合。以女妻之。大曆中猶未知名。常從縣令穆君遊靈棲洞。幽勝盤礴。穆愛之。微吟曰。一徑入雙厓。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而下句不屬。頻曰。予得之矣。因云。石上生靈草。泉中漾落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烟霞。穆大加賞。名遂振。

嚴州分水縣天尊巖。產茶最芳辣。宋時以充貢。桐廬酒味清美。名灑落泉。乃嚴瀨水所釀。青溪山中生蜜粟子。形如蚌。外甚堅。內有金星。食之能制五金之毒。服丹者所須也。

樂苑曰。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調也。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扑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對舞。實舞中雅妙者也。沈亞之。盧肇俱有柘枝賦。沈賦云。昔神之克。遂以玉笛按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羽衣。後傳於樂部。盧賦曰。古也。郵支之技。今也。柘枝之名。此可見柘枝之名。本由郵支來也。

荆門之上有硤州。在唐改爲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峽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

從阜從夫。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陝。從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改之恐天下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議是發。而卒從洵直之言。易印。蓋謂大吏操柄者。皆伏獵侍郎也。

沛縣儒學大門。嵌壁有東坡竹二枝。跋云。先生與叔祖山陽椽。暨先大夫同榜。雅契熙寧中。守彭門。叔祖通直赴約射堂。晏談旬餘。一日戲寫邛竹二枝。且曰。觀此如何。叔祖曰。此如學士立身許國。勁挺不移。又其疎枝結葉。則如學士馭事愛民。間密以濟。先生笑曰。公精鑒也。卷而贈之。于今四十餘年矣。乃刻石以傳久云。宣和辛丑冬至日。朝奉郎通判澤州時敦題。梁溪漫叟時道安立石。

皇甫松賦語云。書抽虎僕。虎僕者小獸。狀似狸。善緣樹皮。毛班蔚如豹。取其尾毳。縛筆最健。卽九節狸也。

廣州經藏樓閣有佛頂首楞嚴經。乃唐相房融筆。授胡僧所譯者。宋紹興間。蘇林居士向子諲初寮王安中及向滄。蔣燦。李膠。劉岑。吳說。顏博文。是觀道人共書之。姓名具見於經卷之首。又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

天竺僧般刺密帝。自廣出譯經。回示此硯驗之。乃灘哥石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案間。如厚重君子。因識于後。以永其傳。前諫正大夫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書。其後長樂林衢有詩云。開池曾記虞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年金縷未消痕。

古人極留意於紙素。不得佳紙不書。得佳紙必書。不令虛棄。此如壯士遇好矛擲。雖百忙亦必挺舞一回也。嘗見黃山谷書謝陳適用惠送南雄紙歌云。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官錦。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繭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榔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北歸客。君侯謙光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客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鈎學楷法。世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敢虛辱。賁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爲君絕不謝風烟。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華內外篇。

余得蜀僧石礫研。名峨眉雪卵。客云。古未有以卵名硯者。余曰。有之。梅聖俞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卵石。造示劉原甫。方與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僞也。遂作詩。子與江隣。幾諸君和之云。硯如剗薑腹如月。又若剖瓢萌強發。鐫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剗薑剖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茲僞物我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真硯僞休開口。願封藤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

客攜示沈石田寫生二卷。其一最妙。乃晚年率意神化之筆。所作蝦蟹魚螺。與葵萱諸種。皆粗筆淡瀋。一揮而就。而生氣弈弈如覩。未又掃一驢蹄跡。皆一筆曲折。起止可數。真絕品也。翁亦自以爲不可復得。題一絕云。我於蠢動兼生植。弄筆偏能竊化機。明日小窗孤坐處。春風滿面此心微。蓋自言其用思入微。而以神取之之妙也。

定武楔帖。余見程季白所藏一本。與余所購。可稱雙璧。今又獲覩一本云。是五字未鑿損本。筆意亦在。而墨色稍昏。或炫飾無知者。過於礪治。令糜爛。以

示舊而反益其疾耳。諸跋亦可采以參互評權也。

蘭亭敍出定武者。凡三本。其一宋景文帥是邦。實慶歷之歲。得於李學究。所謂玉石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逮薛師正來牧。其子紹彭刊本易去。宣和中。紹彭之弟嗣昌帥長安。有旨取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卽此本也。其二紹彭所撫。有鋒鏗字差大。亦亂真。往往目爲舊本也。其三修城得於役夫。自崇山字中。上下斷頗瘦勁。後歸章伯可之尊。伯可嘗題後云。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頃從使虜。聞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今觀右文所藏。真第一本。宜保持。淳熙十三年六月八日。右北平榮芑跋。桑世昌澤卿蘭亭考。定武稊序。李學究。歿于妓家時。定帥宋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玉石本。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置公寢。師正數日。乃悟曰。頗瘦。此瘦本也。紹彭又刻肥本。遂缺真本。湍流帶暎天五字。易之以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五字損本。公庫本宣和中入內府。繹曾見定武多矣。唯鮮于伯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敍字波脚。作螳螂肚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膠礬得。所最爲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肥瘦本耳。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希世印。淳化榮



芭跋。右丞東平性齋馬公喬饒州仲山校書。井西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絕識。印誌唯謹。此本由會稽王修竹監簿所入。東平王朋益廉訪家。今歸侍御王公矣。楔序百世奇寶。凡歸三王。皆鉅人青氈所還。豈偶然哉。敍字波脚。與鮮于趙氏本正同。而五字未缺。尤爲可貴。至元六年後庚辰。陳繹曾書。

會稽晉名山。中有千世寶。所以臨池波。歷歷照穹昊。流傳長安道。老僧惕如擣。昭陵雲霧深。玉匣失所保。周成顧命篇。垂戈列經誥。至今天下人。欲觀何由討。幸然定武石。難容以智造。宋家幾播遷。惜哉迹如掃。眼明偶相遇。精神更美好。五字未曾缺。纔出紹彭早。黃庭亦不存。瘞鶴殊渺渺。摩挲憶真者。鬚髮空自皓。王士熙。

平生右軍書。固自歷代寶。永和修楔事。醉筆落晴昊。粉蠟冰一方。蘭膏玉萬擣。繭紙化飛埃。摹搨貽永保。相傳金錫帖。貴比漆書誥。多事桑澤卿。雌黃費探討。巧偷竟沉淪。肥瘦異鑄造。化身遂千億。濁俗不可掃。昭代二王家。玉匣尙精好。東山賢相君。購之苦不蚤。寶氣白虹蛻。逸思青雲渺。想像清閼堂。玉石光皓皓。門下士陳繹曾。

六硯齋一二筆 卷四

戊辰三月。在金陵。西察院王越石攜卷軸過我。有倪迂着色山水小景單幅。樹石渾厚。修聳雲霞。鬱滃閃爍不定。真傑作也。世傳雅宜山圖。恐未必勝此。特是幀晚出。未騰聲價耳。乃寫於周南老齋中。而周以爲家珍者。題句云。

雨後空林生白煙。山中處處有流泉。因尋陸羽幽棲處。獨聽鐘聲思惘然。  
戊申三月五日。雲林生寫。

望見龍山第幾峰。一峰一畫水如弓。蒼林茅屋無人到。猶有前時躡屐蹤。  
句曲張雨題。吳睿書。

門外青林生紫煙。龍泓一道落飛泉。却如靈石山中宿。爲說倪迂似米顛。  
向客張貞居澗阿。言米南宮有潔癖。書畫俱小幅。近代唯倪雲林頗似之。米以顛名。余故以迂名倪。今觀遺畫併及之。汝陽袁華。

萬壑爭妍處。重泉鬪響時。石梁無過客。孤嶼白雲期。淮南陸顛。  
晴峰餘生色。春雲作曉妍。幽期如可覓。茅屋石橋邊。雲林小景着色者甚

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拙逸叟周南老題。

窈窕茅堂石逕幽。小山叢桂足淹留。仙人已跨遼天鶴。寫得雲林一段秋。

錢仲益。

昔年來看墨池鵝。風雨扁舟載酒過。一日春歸清閨閣。幾番蛛網落花多。  
嘉禾朱逢吉。

古苔凝綠上松根。前輩空留翰墨存。寂寞雲林堂上路。一峰殘雨暎孤村。  
門生王達。

蕭散倪迂士。詩工畫亦清。吟情何浩蕩。筆勢更縱橫。鄉里推高誼。江湖足  
令名。近傳騎鶴去。想只在蓬瀛。華亭顧祿。

桂林楊參知冷然先生。好古多蓄。與余會於金陵徐氏園亭。出一畫軸見  
示。標曰。天香深處。筆蹤極謹細。如王叔明所寫。松桂層層。草堂前列植桂與奇  
石相間。委係奇作。觀者定爲王荆公介甫之蹟。以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  
故也。然諦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爲王安道履所寫耶。安  
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且荆公生平作字草草。類有

極忙事者。人方譏其人生。那得許多忙事。豈能耐意爲此耶。且古記絕無善畫之目。何得突出此軸。大都炫奇無識者。以其不經人見。而信意妄指。以誑昂直耳。此三吳人饒爲之。黔楚淳樸。何以有是。詢之。果先生權武林南關時所得也。王羲之樂山陰山水。自罷內史後。卽流寓彼中。所書蘭亭告誓畫贊曹娥樂毅。凡厥好蹟。咸在越中。以故晉宋隋唐書派。無有勝越者。永禪師乃其七世孫。與兄子道賓捨俗出家。號惠欣者。同住雲門寺。俱工翰墨。梁武帝欽二師妙蹟。因名雲門爲永欣寺。又有智果。亦永師弟子。辨才袁昂之後。於法裔乃永嫡孫。唐虞世南亦師智永。其他前後名賢。如謝靈運孔琳之。賀道力。謝敷。虞綽。賀朗。孔侃。謝藻。丁潭。劉欽。賀知章。徐浩。暉。映。古今騰驤墨苑者。皆右軍開鑿。靈源流衍。出興於不盡也。

亞棲書開元寺壁。筆勢濃鬱。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蹟。

王右軍墨池。天下名山勝地。在處有之。卽越中亦數處。會稽縣在縣南五里白馬山。又云。在縣南二里。蕺山戒珠寺前。圖經云。王右軍養鵝之所。華安仁考古云。逸少旣善筆札。惟復好鵝。所在穿池滌硯。其傍必有牧鵝之所。山陰縣

王右軍墨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橋東。華鎮記云。聞右軍上已修禊處。在天章寺。有墨鵝池。池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見。卽當爲請之。旣齋香致禱。須臾響應。墨光黑色倍常。時因貯之於罌。以獻于朝。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池。倏忽墨見。留詩云。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嵯縣右軍墨池在。縣南十五里金庭洞。晉王右軍所居也。唐裴通記云。金庭洞天在縣之東南。循山趾而右。得小香爐峰。卽洞天北門。常聞異香。時值仙人。從古不死。真天下之絕境也。瑯琊王羲之家于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通以元和二年二月來游。登書樓。臨墨池。但見其山水之異。

集異記。王黻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甚多。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六石甕。豈非其核耶。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半扇。量米可容一升。言得於九疑溪澗中。黻與蔡京各立供奉司於私宅。海內珍奇。半以供上。半以自與。黻此桃核有多人題詠。而無御用標記。當是其所私物耳。宋潛溪應制蟠桃賦序云。乙

卯夏上御端門。召翰林辭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垂後戒。按此核。乃道君所玩。金酋粘罕臨城坐索以去者。後復歸之元。而終以奉我。

聖祖核雖小物。而展轉之間。天命係焉。顧荒湛者。以爲玩而崇德者。以示戒。搔拾吐棄之餘。遂比於夏璜周鼓。夫豈偶哉。

廬山石虎庵比丘尼海光。夢一人長身纖瘦。班衣。自稱圓通居士。願捨身作供養具。俄而牕外竹生一筍。白花紫籜。如夢中人之衣。旣成竹。約六尺餘。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意將奪之。一夕自倒。尋太守去光。迺用作柱丈。目曰直兄。余於無門洞僧解如者。贈曲竹杖一枚。銘之曰。內存空虛。外去節目。嫌汝太直。不妨稍曲。余行世途。委蛇之徑。不比空王弟子。出沒於白雲青靄中。安得盡肆其直耶。

夔硯。出龍尾山。唐開元中。葉氏耕山田。同衆列殖。忽一日。有一翁撒糞草數莖。化爲鯉魚入田。衆逐之。隱入地。掘得石。琢爲硯。良材也。因益劬地。而硯石

盡出。南唐立硯務於此。其品有眉子金星羅紋刷絲牛毛諸種。東坡研說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江少微銘曰。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誦者三物耳。蓋謂研與少微爲五耶。端溪未行。發石稱首。至今唐硯垂世者。多龍尾也。廣文毛修之攝發教席。寄余石一方。厚二寸。廣六寸。色淡青。試取羅小華邵格之程君房最精墨磨之。不三四推却。卽成濃瀋。真可貴也。

沈石田天賦異稟。苞茹奇奧。不獨繪事超奇。書法雄麗。吟情灑落。稱三絕而已。卽遊戲之文。亦擅三昧。嘗見其募鬚疏一首。雖子淵僮約。魯直跋奚。亦不是過也。愛而錄之曰。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爲疏。以勸之曰。伏以天闔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施舍之跡。崔謔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搢搢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懽。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

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寒食前後。五加皮叢生草棘間。芽如茶荈。焙食之香美。踏青女兒。喜採掇以歸。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以此作灰。用以煑石。東華真人煑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得一把。王加不用。金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文章草贊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近有士子。作遊女詩云。不會憐玉筍。相共采金鹽。亦妙句也。

拜有多儀。頓首者。以頭頓地也。稽顙者。額着地良久也。拜手者。交手上。下低昂也。拜者。屈腰連身上下低昂也。跪者。屈兩膝也。長跪者。以膝着地。而伸腰白事也。空首者。首與手而微屈也。雅拜者。先下一膝。今人所謂扯腿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先拜而後稽顙也。肅拜者。屈身相讓而肅進也。卽今人之拱揖也。膜拜者。俯身着地。而兩手各開以摸地也。古君臣相答拜。父母或答其子。舅姑或答其婦者。以手作勢稍俯以答之。非着地之拜也。凡言拜者。皆非着地也。詩曰。勿翦勿拜。箋云。拜者屈也。古女子拜。亦必屈腰與膝。武后



更以跪。跪則略屈其膝而已。而又伸其腰。此其爲抗於男也。宋明肅太后垂簾。欲服袞冕郊天。薛簡肅折之曰。陛下卽欲服袞冕。將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乃止。蓋男子拜者。先磬折。後以膝着地。而俯伏以興也。婦人拜者。先屈膝蹲身。而後俯伏以興也。王建宮詞曰。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正謂曲身屈膝。伏地以興。全如男子也。卽此想之。女過抗而男太卑見矣。或者以爲婦人副笄。六珈盛飾。難於俯首。則以長跪答男子可也。而又何併伸其膝耶。此真不可曉者。

會稽典錄。有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三十卷。惜皆不傳。

李善號稱書簏。有漢書辨惑三十卷。

梁高祖謂不讀謝朓詩。三日便口臭。

唐佳園林。宋陸渾王輞口。白履道。李平泉。裴午橋。若盧嵩陽。元浯溪。直山川。藉人以勝耳。

隋竇威撰寰宇圖志五百餘卷。虞世基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敍山川則

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郡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也。

未到橫山五十餘步。有土穀祠。松樹一攢六株。面面有態。江邦玉將買地移祠。而結屋其下。余與魯孔孫徙倚終日。欲先作圖。恨手腕弱。不能如相城雄肆。未敢輕落點墨也。庚午春日。念之成一絕。寄邦玉。聊望青子枝頭。以解渴耳。絕云。擔書嫋嫋入烟巒。靈鷲西偏上竺南。半月休糧在何處。六株松樹一茅庵。吳少君喜自拈佳句。多有不成篇者。如廢寺云。偶經荒落處。人道古招提。不見山僧在。時聞春鳥啼。泉侵松下路。石墮屋邊溪。止六句。又少年不識數。兩手爲十五。醉後自騎馬。墮馬亦弗苦。又淡月不成影。只一句。又白日不得意。不如秋夜長。止兩句。

亨兒有得雨寒蕪回舊綠。被霜衰柳學新黃之句。陳眉公先生極喜之。然顧大涵五臆記。京口陳從訓有衰柳學新黃語。余少時有雨檻蝸痕上。風枝鳥夢搖。後閱春風堂詩話。則宋人已有雨網珠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矣。李白清平調四絕外。又有六言一首。亦妙。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

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楊維禎詩。五月八日紀遊。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巉靈骨誰手鑿。納納虛飭曷時瀕。龍顛虎臥絡薜蘿。委蓋垂旃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柈。窪陷瓊漿流碼甕。元田鴉色白于鷗。丹室蛇光紅似竦。石函綠字紫泥封。玄圃瑤華青子種。白驪有跡踏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蓋輦初過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音痛王生石髓墮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廟苞氣母。五岳真圖持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鞚。符行律令鬼承呵。聲出腦宮龍聲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

陽羨荆溪之南。有銅官山。記云。東漢袁令珉。有異政。歿葬此山。一夕雷雨天下。銅棺改葬。石冢石壇。儼如馬鬣。因名銅棺。溧陽亦有銅官山。張鉉金陵志。稱山產銅。漢時設官冶鑄。因名。今按溧陽諸山。東連陽羨。當是一山而分屬耳。袁珉之說。出於附會。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言飲酒者九百首。

宋方勺之弟洵。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藉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云。三字石經者。卽蔡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得尙書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禪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禪等題名等。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

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哉。旬字仁夫。紹聖中人也。其所見本云。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回。旬定以爲魏本。謂拓拔魏也。丘元禮儀部。從陝回。貽余石經一部。余細繙之。字皆正楷。筆類歐虞。意必唐刻。非魏製也。且其後有毋昭儉題名。則唐本似亦殘闕。而經五季僞蜀之修補。明矣。不知當時旬所見者。其卽此本耶。抑別本耶。友人陳無功亦得一部。遂名其居曰石經草堂。而要余作記。余以懶故。未及揮思。會無功有鳩茲之遊。無人責述。偶覩方說。爲錄出。以俟無功歸而商之。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秦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

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蚪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唯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多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唐貞觀中。太宗又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

金華王魯齋精易。專主象數。解吉凶二字云。吉字有老陽出土之象。凶字有老陰入地之象。

清江張仲純曰。儀雖兩而實三。象雖四而實五。卦雖八而實九。蓋謂兩儀。卽三才四象。卽五行八卦。卽九宮也。

仲純因談易而撮醫之要云。夫寒暑燥濕風火。天之六氣也。辛甘鹹淡酸苦。地之六味也。手足三陰三陽。人之六脈也。人稟天地冲和之氣。受五行生化。

之形。陰陽剛柔萃乎一身。通上下而爲三才。生氣根於中。命曰神機。六氣和於外。六味養於內。起居有時。飲食有節。然後能致其和。以宅神氣。以爲機發之主。故身安而無病。出夫利害。牽乎外情。欲耗其中。然後六氣六味始得以撓之。而病生焉。寒濕陰也。寒傷榮病於下。足經先受之。熱火陽也。熱傷氣病於上。手經先授之。風爲陰之陽。善行而數變。風勝肝。肝主筋。故拳攣而抽掣者。風之爲也。燥爲陽之陰。善斂而收縮。燥勝肺。肺主皮毛。故枯澁而皴裂燥之爲也。氣皆以味勝。治之之法。上者涌之。下者泄之。中者和解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此其大法也。又曰。心肺包絡在上。屬手經。自干至亥。六陰生於上。從上而走下。肝脾腎在下。屬足經。自子至巳。六陽生於下。從下而走。上以候外。浮以候氣。下以候內。沉以候血。診法大要可知矣。

三衢劉牧解易有四象。曰六十四卦之中。有假象。有實象。有義象。有用象。唐胡惠超處衆人中。則長衆人一頭。雖極長者。亦止及其肩。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法中釋迦如來。一切天人。無有得見其頂者。

黃庭堅寓潛皖間。與李公麟遊處。讀書潛山之山谷寺。故號山谷老人。山

有石牛洞。公麟爲寫山谷坐石牛像。庭堅作詩曰。鬱鬱杳杳天宮宅。諸峰排霄帝不隔。六謁天門開關鑰。我身金華牧羊客。

西漢孟節含一棗核。可至十年不饑。

東流彭澤接壤。相傳淵明種菊於此。有菊所。故縣曰菊邑。江曰菊江。

隋元藏幾奉使海外。遇仙學道回。子姓悉亡。唯黃鸝一雙。隨之出入。呼之卽下。能傳空中言語。

陶安公治鑄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懼。伏治下。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當迎爾以赤龍。至日赤龍果下。安公乘之而去。

水母蛇形。有五色之光。見者神仙。

湘川記曰。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峰。而石廩預其一。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云。野雀灘前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建炎三年思陵入越航海泊台州。時程俱知秀州。虜警急棄州。保華亭縣。宋王仲山者守臨江軍。以城降金。其女適秦檜。東牕搯橘皮者。卽此物也。沈石田雪景長卷。雄肆渾厚。意傲巨然。公亦殊自滿志。後孽窠作黃雙井書一歌。以貽吳匏翁太宰。歌曰。眼中飛雪作奇觀。江山一夜皆玉換。前岡陂陀帶複嶺。小約凌兢連斷岸。水邊疎柳似華髮。忽有微風與飄散。紺宮幾簇林影分。白鷗一個江光亂。老漁簑笠祇自苦。冰拂凍鬚莖欲斷。江空天遠迥幽蹤。只有一竿聊作伴。此時此景此誰領。亦笑此漁從我玩。圖成一笑寒戰腕。萬里江山在吾案。成化臘月吳中歸。途遇雪所見奇甚。呵凍作此圖。以寄匏翁老友。長洲沈周。

海鹽半邏西塘橋下。有湧泉。沸波而出。以扁舟兩岸維定。杓取甕貯。歸而點試茗柯。與惠麓同味。

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人陷秀州。權知軍州事趙士鑿死之。

一文青。羣盜馬臯之妻。閭勁者說張用歸朝廷。馬臯爲郭仲荀所誅。勁以其妻配用。遂爲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驍。

也。然非水滸中人。

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隨便硯童興兒翁順。皆不肯捨檜去。撻懶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與其妻密計。留妻於燕山。而已獨南。其居與撻懶比隣。妻故詬罵檜曰。我家翁父嫁我時。有貲財二十萬。貫期汝與我同甘苦。盡此生。今汝爲任用。棄我耶。撻懶妻一車婆者。聞之曰。大金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亦帶家屬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而不與同行也。王氏遂同而南。檜爲撻懶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稍工孫靜。可與語。遂與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襖水寨。邏者所得。將執而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

檜。乃佯爲識。以詒其衆。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衆遂信之。檜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薦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尙書。先是上推恩。扈從二帝者家。檜本無子。外家王喚者。以王氏子名秦熿。以應之。至是檜與王氏見之。亦遂以爲子。無間也。檜爲人強力忍垢。初爲太學生。每同舍有醪飲。檜輒爲之幹濟。敏而不厭勞屑。人目爲秦長脚云。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許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上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德宗至德丁酉歲。御命禋於嵩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觀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旬。肌容發爽。凌虛不懼。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牛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持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持號神仙童子。

宋高宗晚年無嗣。有劉僧遇者。僞稱皇姪。係淵聖第二子。遣官勘實。決脊配瓊州牢城。先是單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僧遇。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於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俟其稍長。教以雕花板。有京師販猪人張四兒。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附會稱說。迨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宗室。令發遣赴行在。僧遇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以告於從。從告于縣。知縣請監酒石某問之。乃石駙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撚之。又略言宮禁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奔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婦遭統領所殺。後自己逃去。流落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尚在。卽尋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真少帝子。公言當與我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牽告于朝。統領懼。悉如其言。縣信之。聞于單州桑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富人隨而來者二三十人。有朱良翰邦翰者。屢投箋啓。稱殿下。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侄之事。甚爲可疑。泗州者江南之門戶。若從

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上送門司。閣門勘當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委清強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爲司理參軍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噎言皇侄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厭飶。守信見人情惶惑。常戒推司不得用紉拷。當以智推之。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奉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于刺字極細小。直杖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胡。虞候鞏俊王俊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爲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真耳。

韓蘄王妻梁氏。張循王妾張穠。皆教坊中人也。梁親操枹鼓。以助金山之戰。循王在軍。以書抵穠。囑其管家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顧家。以勗循王。勉立功業。循王以其手筆進上。上爲嘉獎。封雍國夫人。誰謂風塵中無健婦耶。

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

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兵火後。僑寓興國軍。江西漕將蔣璨。喜其辨慧。資給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多喜之。思陵方搜訪古玩。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門。時號爲貧孟嘗。有姓畢人得文資恩蔭。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後權知東明縣。到縣。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復載以達行在。上大喜。良史通春秋。改京秩。棲遲輦下。人又號之畢骨董。

□水閒居錄曰。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增厚。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迨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除公吏日支香費數千緡。酒饌不計也。

神仙飲沆瀣朝霞。沆瀣者。夜半天地玄黃之氣也。朝霞者。日初出黃氣也。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以鏤釘爲業。謂之胡釘鉸。美酒佳蔘。輒奠禦寇。而祈聰慧焉。一夕。夢人以刀劃其腹。置一卷書。及覺。遂能詩。嘗贈韓府

一絕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白樂天孫白龜年。住嵩山。遇李太白招之曰。我自水解後。放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帝飛章薦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一辭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常記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乃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夫太白詞麗然。與禽語何關。又杜子美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瘧法。對日握棗。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喻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病者。輒愈。此又何理也。豈才靈之語。出於元化。被之者。靡不通徹耶。

黃帝時。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靈尙在其中。盈而不竭。以賜羣臣。謂之寶露。至舜時漸減。秦始皇通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荒如縈帶。

蘇德哥善合返魂香。但殂經八十一年以上者。不可返。

貞元中有畫人寧采爲竹林圖。甚工。坐有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盼圖曰。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采。而令其精采自勝。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因騰身入圖而滅。久之忽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瞥自圖墜下。指阮藉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阮像唇若方嘯。寧采覩之。爽然自失。意柳其得道神化者也。

唐永禎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絢。分作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捧幢奉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女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朔望請下。子孫列拜而已。

崇聖慧月長老治痢方。先贈公於古籍中抄出。每歲夏秋間。書揭牆壁。人



用之者甚效。其方櫻粟殼七顆。烏梅七個。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薑七片。煨其半。水一大碗。入小甌。文武火煮服。金瘡血不止者。以炒蠶蛾末摻之。立止。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者。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遂用醫著。俗呼爲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蠶貯所泄膿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所致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尙不服一暖藥。况於丹乎。何妄言若是。祖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也。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服大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貯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母是以是終。

張仲景入桐柏山采藥。遇一病者求治。仲景診之。曰。子腕有獸脈何也。其人曰。我嶧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藥。畀之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古桐也。聊以爲報。仲景斲爲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宋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

竇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備具。觀之令人起神遊。入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琚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里。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蹟也。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松柏茂鬱處。其初本不能作畫。以目所見。日漸摩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氏父子不如此。

米元暉能傳家學。所作山水。清潤有致。然亦稍變父法。自成一家。頗自貴重。不輕與人作。翟耆年作詩云。善寫無根樹。能描懔懔山。如今身貴也。不肯與人間。蓋元暉所作楚山清曉圖。父元章以進御蒙賞。遂授敷文閣待制。翟詩含此意爲諷耳。

郭熙以畫得名。其子思登科。熙大喜。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林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極意於此。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貴

家收熙畫掛堂上。森然若在林壑。思後爲待制。重賞以購父畫。欲晦其蹟也。

宋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著鍼經診脈法。亦號涪翁。

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趙三翁者來。詢以病源。頓實告。翁悉令撤去。時方盛夏。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觔。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如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祕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旣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氣爲度。亦其次也。

宋時馬塍人藝花如藝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緇竹置花其上。以牛糞硫黃。盡培旣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勝春時融淑之氣。經宿而花放矣。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

鼓以涼風。養以清氣。乃開。此雖助長。然必適寒暖之性。乃臻其妙。

沈石田小幀。四時山水。做北苑筆。在烏戍人家。題句亦甚豪邁。中原七子輩談詩。謂啓南本富詩才。而以題畫取辨倉猝。故遂入別調。此猶咎張旭縱酒。吳生塗鬼。致筆蹤狼藉也。可笑。沈詩曰。紅滿枝頭綠滿湖。水邊人影夕陽孤。春波消雪三千頃。賒與溪翁作酒壺。雪壓高居玉樹中。曉來寒粟不禁風。村沽急辨雙纓碧。卯飲聊充兩頰紅。長竿不屬忙人弄。要自閒人管領之。釣月哦風一般趣。黃塵沒馬是何時。湖上新晴宿雨收。平頭舫子貼天遊。癭樽容得三千斛。大醉去題黃鶴樓。

徽客徐弱水。持看唐子畏白描鐵線勾。一人持杯對月坐。脫巾露頂。氣骨孤勁。神采弈弈。上題云。烏臺十卷青蠅案。炎海千程白髮臣。人盡不堪公轉樂。滿頭明月脫紗巾。兒亨曰。觀此詩意。蓋贈一遷謫巨公者。其徐天全之流乎。竹懶曰。不然。必我坡翁。

陳希夷莫知所出。有漁人陳姓者。舉網得巨物。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攜歸。漑釜析薪。煮而食之。水將熟。俄雷電遶天大震。漁人懼。取出擲地。衣裂兒生。卽

搏也。冒漁人姓。故曰陳。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之志。醉則臥衢路。或值雪。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從旁竊聽之。潺潺然如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也。

唐設諸科取士。其名隨時起立。最爲龐雜。今悉錄之。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材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興風興化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

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帥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凡此皆率意命名。非有別異。亦恐先有欲舉之人。而創名以網之耳。

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爲庖義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王重陽未化前十日。謂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于脾元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至久。當自知之。竹懶曰。余讀數百卷丹經要語。不越於此。

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氣秀則神靈。神靈則氣變。

白海瓊曰。巫者之法。始於娑坦王。傳之盤古王。再傳於阿修羅王。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王。閩仙山在閩州。九郎。蒙山七郎。橫山十郎。趙候三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又有曰靈山法者。復

有閩仙法者。其實一巫法也。巫法亦竊太上之語。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咒語。最可笑者。昔人於巫法之符下。草書太上在天。今之巫者。不知字義。却謂大王在玄呵呵。

高麗僧有一丹訣云。不是有形物。不是無形物。看見烏犢。此是造化骨。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入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

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人始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

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其朕兆。所謂凡氣也。合空洞帝真九氣而全其體段。所謂真氣也。一氣生飽。二氣生胎。三氣長靈。明仙之氣而生。魂性始來。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靈。迨夫四氣魄生。五氣臟生。第六氣高真冲融之氣而生。靈體段始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則性靈。至九月氣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矣。

仙人採青竹。長七尺。而十二節者。以雌黃酒。調石腦油。灌之兩頭。密封。又用楮葉二十四。舂裹了。以少黃土覆之。上以麥皮一斗籠之。其上燒之。勿令火炎。但蒸鬱透。自然有金色光明。可以撻百怪。役萬靈。攜之不死不老。所在神明護之。



天精天門冬。地精地黃。日精枸杞。月精松黃。陰精遠志。陽精人參。山精巨勝。水精藕節。人精菊花。九藥等分。採擇清淨。杵爛。以百草和露包裹。用葛藤緊札。與五斗米同蒸。米熟出之。夜攤於星月之下。五更水露。陰乾爲末。煉蜜丸。日服一棗大。旦用水下。不出七日。可以度世。

老子述五千文。釋氏演三乘教。只說無爲見性之理。生而有死。唯全其性。作虛明之神。終不能堅固其形。爭似還丹。生前不死。不離肉質。而獲飛仙。乃是有爲之真法。古今得道神仙不少。皆不言還丹一事。蓋此道至大。不可輕泄。只教人以呼吸日月之光。還精運氣。思神守一。御女秘精之法。服食草木五金八石。暫延年命。稍殊俗人耳。

天地之寶。藏於中極。命曰雌黃。雌黃千歲。命曰雄黃。雄黃千歲。化爲黃金。服餌黃金。名曰真人。

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沉沉綿綿。切于感慕。故樂府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歛。皆以音擅于天下。他郡雖習之。不及也。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瑤。自烟煤膠外。一物不

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有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東坡海外一帖。字如五銖錢。行草法相雜。渴潤兼出。一任天行。奇品也。曰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曠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耳。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於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周圍二里。舊經曰。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云。

衛遯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遯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遯持挾鎗劍。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

於荆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祀。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廟。題詩于壁。云。武牢關下護龍旂。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子者。李愬淮西之功。謂裴口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宏麗。足重國紀。愬娶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鏘忌愈。陰毀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略。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舐。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云。城中

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愬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署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騎驢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彼見我龍鍾。故相誚耳。及裴爲右相。始驗。况裴公行師登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雞去肉爲已。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已酉乎。已而時日果應。

薩天錫常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采芙蓉。虞奎章見之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言。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談及。虞云。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因誦之。虞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

六硯齋二筆

卷四